

書

古史談苑卷之二十三

吳郡錢世揚傳孝父纂

神達部第三

符瑞下

顏氏禱于尼山而生孔子顏氏升之谷草木之葉皆
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

魯郡記

徵在生孔子於魯南山之空竇中無水當祭時灑掃
以告輒有清泉自石門出是以周用祭訖泉枯今名

女陵山

于寶三日記

孔子生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來附徵在之旁因夢

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于空中而來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鈞天之樂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又有五老列于庭則五星之精也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于闕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孫衰周而素王徵在乃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麟去及西狩獲麟繫角之紱尚在焉

王子年拾遺記

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就之如昂

如斗孔子面如蒙俱周公形如斷幕

春秋演孔圖

孔子作春秋孝經告備于天赤虹自上而下化爲黃

玉

孔子夜夢豐沛之邦有赤煙起顏回子夏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之廟芻兒捶麟復其前折左足取薪覆之子曰汝爲誰曰吾姓赤松字喬特名受記子曰有見乎曰見一禽如鷹者羊頭上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子發薪麟視子子趨而往麟蒙其耳吐書三

卷子精讀之

見宋志

始皇發孔林冢內有石記云後世一男子自稱秦始皇上我堂躍我牀顛倒我衣裳行至沙丘而亾漢景帝時魯共王欲廢孔子故宅廣其居聞壁中有金石絲竹之音遂止後孔安國發壁得古文經傳

見異苑及

鍾離意為魯相出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詵脩夫子
 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得玉
 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
 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詵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
 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意曰聖人遺甕欲以懸示
 後賢因發之得素書曰後世脩吾書董仲舒護吾車
 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
 召問璧有七何藏一耶伯叩頭出之

本傳

以上俱先聖符瑞

竇后少小頭禿不為家人所齒遇七夕人皆看織女
 獨不許后出乃有神光照室為后之瑞

世王傳

成恭杜皇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求婚者輒中止
 成帝納采之夕一夜齒盡生

晉紀

元后在家嘗有白鷲銜白石大如指墜后績筐中后
 取之石自割為其中有文曰母天地后乃合之遂復
 還合乃寶錄焉後為皇后常并置璽笥中謂為天璽

西京雜記

明德馬皇后夢小飛蟲無數赴着身又入皮膚中而
 復飛出後數日遂立為后

本傳

梁武納丁貴嬪時年十四生而有赤痣在左臂上有五采療之不滅又體多疣子至是竝失所在德后即

氏酷忌遇貴嬪無道使日春五斛春每中程若有助者嘗于供養經案之側彷彿若有神心獨異之南史

陳武后章氏母蘇常遇道士以小龜遺已光彩五色曰三年有徵及期后生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南史

陳武章后手爪長五寸色竝紅白每遇暮功之服則先折一爪南史

高宗時天下諸州進雌雞變為雄者甚多或半已化半未化乃則天正位之兆 后初誕之夕雌雉皆雊

右手有黑毫引之尺餘酉陽雜俎

李守正為河中節度使有術者聞其子婦符氏聲驚曰此天下母也守正曰吾婦猶為天下母吾取天下

何疑哉於是決反已而覆亾符氏為周世宗后五代史補

慈聖光獻曹后在女家時嘗因寒食與家人戲擲錢一錢旋轉盤中久之側立不仆三日方止未幾被選

避暑漫抄 李植初為侍禁約婚慈聖娶迎入門見鬼神千萬在前驚走踰垣避之后即時還父母家俄選為后默記

李光弼母李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

何準一夕羣鳥啼噪準生女後復夜啼乃穆帝立準女爲后之日

海鹽志

以上后妃符瑞

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濱三日夜魚無食者望忿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于齊

說苑

齊桓公出游于澤澤畔見一物其大如轂其長如猿紫衣而朱冠見人則捧其首公謂管仲曰此其怪乎仲曰此委蛇也見者必霸公後果霸

莊子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鬪然而止瞠然而視有頃奉矢未敢發也喟然歎曰事其不濟乎有人長尺冠冕大人物具焉左祛衣走馬前者管仲曰事必濟此人知道之神也走馬前者導也左祛衣者前有水也從左方渡行十里果有水曰遼水表之從左方渡至踝從右方渡至膝已渡事果濟

說苑

齊惠公之妾蕭同叔子見御有身以賤不敢言取薪而生頃公于野又不敢舉有狸乳而覆之人見而取

因名無野

搜神記

齊惠公妾蕭同叔子生子弃之有狸乳而鸕覆之取

而養之字曰無野是爲頃公

齊世家

陸終娶于鬼方氏是謂女嬪孕而三年不育啓其左脅三人出焉啓其右脅三人出焉一日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

楚世家

秦文公之世有陽伯者逢二童日昏日彼兩童二雉也得雌者伯雄者王二童翻飛化爲雙雉

秦襄公時有天狗來下有賊則狗吠之一堡無恙故名狗枷堡

秦昭王三月三日置酒于河曲有金人自泉而出捧

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霸諸侯乃因立名曲水

俱見齊諧記

越無餘君傳世十餘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轉從衆庶爲編戶之民禹祀斷絕十有餘歲有人生而言語其語曰鳥禽呼嚙喋嚙指天向禹墓曰我是無餘君之苗末我方修前君祭祀復禹墓之祀爲民請福于天衆庶悅喜皆助奉禹祭因其封立以承越君之後安集鳥由之瑞爲百姓請命

吳越春秋

蜚廉爲紂作石棺于北方得之還而紂死爲壇霍太山以報其銘云帝令處父

蜚廉別號

不與殷亂賜爾石棺

以華氏

光華其族

死遂葬于霍太山蜚廉之後封于趙

見水

經注

知伯攻趙趙襄子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于王澤見
 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通竹二
 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
 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太山
 山陽侯天使也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
 余將賜女林胡之邑至于後世且有仇王襄子再拜
 受三神之令

史記

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為不祥棄之水濱獨孤母有

犬名鵠蒼銜以東歸獨孤母以為異覆煖之遂成兒
 生時正偃故以為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長而
 仁智襲君徐國後鵠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
 偃王葬之徐界中今見有狗壟焉偃王既其國仁義
 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得
 天瑞遂因名為弓自稱徐偃王江淮諸侯伏從者三
 十六國周王聞之遣使至楚使伐之偃王愛民不鬪
 為楚所敗逃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者萬數
 後遂名其山為徐山

博物志

孫堅父鍾與母居至孝種瓜為業忽有三年少容服

妍麗詣鍾乞瓜鍾設食出瓜禮敬殷勤三人曰我等
司命郎感君接見之厚欲連世封侯欲數世天子故
當所樂因爲定墓地出門悉化成白鵠一云堅喪父
行葬地有一人曰君欲百世諸侯乎欲四世帝乎笑
曰欲帝此人因指一處喜悅而沒堅從之時富春有
沙漲暴出堅爲監丞鄰黨相送于上父老曰此沙狹
而長子後將爲長沙矣果起義兵于長沙

異苑
幽明錄

孫堅家于富春葬于城東冢上數有炎怪雲氣五色
上屬于天蔓延數里衆皆往觀父老曰是非凡氣孫
氏其興矣及母懷妊堅夢腸出繞吳昌門鄰母曰此
呼鳴將士隨馬于草中得堅

吳書

吉徵也堅討黃巾乘勝深入于西華失利被創墮馬
臥草中軍衆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踏地
呼鳴將士隨馬于草中得堅
孫堅母妊堅之時夢腸出繞腰有一童女負之繞吳
閭門外又授以芳茅一莖童女語曰此善祥也必生
才雄之子今賜母以土王於翼軫之地鼎足於天下
百年中應於異寶授於人也語畢而覺旦起筮之筮
者曰所夢童女負母繞閭門是太白之精感化來夢
夫帝王之興必有神跡自表白氣者金色及吳滅而
踐晉祚夢之徵焉

拾遺

秦始皇時有長人二十五丈見宕渠秦史胡毋激曰
五百年外必有異人爲大人者及李雄之王祖出自
宕渠識者以爲應之

蜀王本紀

張重華遣張艾伐麻狄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
中艾曰梟者邀也夫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
之兆果大破之

本傳

劉武周母趙嘗夜坐庭中見若雄雞光燭于地飛投
其懷起振衣無有感而娠生武周

本傳

李全忠爲棣州司馬有蘆生其室一尺三節怪之別
駕張建曰蘆茅類生于澤公茅土兆也傳節者其二

世乎後子匡成匡籌俱爲節度使

北夢瑣言

唐大中五年臨安大旱邑令命道士東方生起龍以
祈雨生曰茅山前池中有龍然不可起起必大異邑
令乃止明年復旱又召東方生起龍將臨池遽指吳
越王所居曰池龍已生此家矣時王已誕數日始誕
之夕其父方他適鄰人急走告曰適過君家後舍聞
甲馬之聲甚衆非有盜乎其父馳歸王已誕矣復有
紅光滿室父頗怪之將弃于井祖母知非常人固不
許因小字婆留井亦以名焉王嘗憩後山忽一石屹
然自立王志之後建功臣精舍遂以石爲佛座號衣

錦將軍

史補

董昌爲杭州一日因事遣王之臨安道餘杭有瞽者善摩骨相集于龍光橋王因請相竟無一言王自臨安還日已暮相者復在舊所王遂贖金請相相者曰旁無人乎王曰獨在斯相者乃引臂久之歎曰天下亂矣暮時之內再遇貴人言訖而去旬日後王復以束帛至餘杭將酬之訪于鄉閭竟絕蹤跡

臨安東峰有圓石其光如鏡錢鏐幼日照之冠冕儼然王者

王巡甸章行次餘姚丈亭鎮舟湊巨石不能進旣而大雨震電有二龍負王舡之下鎮遏使翁元軻拽舟而進二龍自舡升焉

俱史補

馬殷爲衆所迎時值夜殷疑懼不欲行將曉忽覩一人黑色而貌甚偉執丈棒鞠躬趨報曰軍國內外平安俄而不見殷以爲嘉兆心始安及至南沙衆果奉之爲主

三楚新語

以上公侯節鎮符瑞

有佻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焯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日出水而東走母顧明日視日出水

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
故命之伊尹 呂覽

扶嘉母于湯谿水側感龍生嘉預占吉凶多奇中高
祖爲漢王時召見賜姓扶氏謂嘉志在扶翊也拜廷
尉食邑胸臆 方輿勝覽

竇太后兄竇建字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
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
家至宜陽爲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
盡壓殺臥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爲侯從
主家之長安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

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採桑墮用爲符
信上書自陳文帝召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
何以爲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于傳舍中丐沐
沐我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涕交橫下
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長安 皇后傳

漢征和三年三月天大雨何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
車騎滿門覺以語妻未已而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
求寄避雨雨甚而衣不露漬雨止送至門謂比干曰
公有陰德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
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

印綬者當如此算

搜神記

京兆長安有張氏獨處一室有鳩自外入止于牀張氏祝曰鳩爲我禍飛上承塵爲我福卽入我懷以手探之不知鳩之所在而得一金鉤自是子孫漸富蜀賈厚賂婢婢竊鉤與賈張氏失鉤漸衰耗而蜀賈亦數罹窮厄于是賈鉤反張氏張氏復昌關西稱張氏傳鉤云

搜神記

蔡茂初在廣陵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郭賀曰大殿者官府之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中台之位也于字禾

矢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旬月徵爲司徒

本傳

竇奉妻產武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逕至喪所以頭擊柩涕泣皆流俯仰結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爲竇氏之

祥

本傳

太尉常山張顥爲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近地市人擲之稍下墮民爭取之卽爲一圓石言縣府顥令槌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表上之後議郎汝南樊行夷表上言堯舜之時舊有此官今

天降印宜可復置

搜神記

袁安父沒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言其
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爲三公須臾不見安
異之遂葬其所占之地累世隆盛

本傳

後漢鄭宏爲臨淮太守行春有三白鹿夾車而行宏
異之主簿黃國曰三公車旁畫鹿君必爲相後位至
太尉

謝承後漢書

王溥卽王言之後奕世衰凌至安帝時家貧不得仕
乃挾竹簡插筆於洛陽傭書美於形貌又多文辭來
僦其書者一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積粟於廩九族

宗親仰其衣食溥先時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
錢至億庾一土三田軍門主簿後以一億錢輸官得
中壘校尉三田一土壘字也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
故曰軍門主簿

拾遺錄

荀序少從南臨歸經青草湖時正帆風駛序出塞郭
忽落水比下帆已數十里母華夫人撫膺遠望見一
掘頭船漁父棹船如飛載序還云送府君還荀後爲
長沙相故云府君

搜神記

華歆爲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頃兩吏
詣門便辟易却相謂曰公在此躊躇良久一吏曰籍

當定奈何得住乃前向歆拜相將入出並行共語曰
當與幾歲一人曰當三歲天明歆去後欲驗其事至
三歲故往問兒果已死歆乃自知當爲公

列異傳

永和中義興人姓周出都乘馬從兩人行日暮道邊
有新草小屋一女子年十六七望見周曰日已向暮
前村尚遠臨賀那得至周求寄宿女爲作食向一更
外有小兒喚阿香聲女應諾尋云官喚汝推雷車女
乃辭行云今有事當去夜遂大雷雨向曉女還周看
昨宿處止一新冢冢口有馬屎及餘草周後作臨賀

太守

續搜神記

車騎將軍巴郡馮緄鴻卿爲議郎發綬笥有二赤蛇
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許季山孫字寧方得
其先人祕要緄請使卜云君後三歲當爲邊將東北
四五里官以東爲名五年爲大將軍南征蛇吉祥鴻
卿意威名解實意應且惑居無幾拜尚書遼東太守
廷尉太常會武陵蠻夷黃高攻燒南郡以威名素著
選登亞將統六師之衆任奮彪虎之勢後爲屯騎校
尉將作大匠河南尹復再臨理官紀數方面如寧方
之言

搜神記

王經家有怪煩管輅作卦輅曰爻吉不爲惟也君夜

堂戶前有流光如燕雀入君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徜徉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笑曰實如君言輅曰遷官之徵也頃爲江夏太守

管輅傳

公廣文伯河東蒲坂人其生以夜半時適生有人從門呼其父名父出應之不見人止有一木杖植其門側好善異于衆其父持杖入門以示人人占曰吉文

長位至廣漢太守

論衡吉驗

殷仲堪葬江中流棺其門外溝忽起爲岸夜夢人自稱徐伯玄來謝曰水中有岸其名曰洲君將爲州也

果拜荊州刺史

本傳

陶侃遭母憂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爲雙鶴冲天而去時人異之

本傳

陶侃少漁于雷澤釣磯山網得一鐵梭挂于壁有頃雷雨化爲龍而去又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惟一門不得入闔者以杖擊之因墮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臂猶痛又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歛版曰君後當爲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爲公若徹于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爲公字以紙裹手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強兵有窺窬之志

每思折翼之祥而止

本傳

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夫牛不知所在遇一父老謂曰前岡見一牛眠山沔中其地若葬位極大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周訪訪父死葬焉果爲刺史著稱寧益訪以下三世爲益州四十年如其所言

晉周訪傳

杜預在荊州因宴集醉臥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于戶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

本傳

陶侃如廁見數十人悉持大印有一人朱衣平上幘

戶稱後帝云以君長者故來相報三載勿言富貴至極旋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當其穢處雜五行書曰

廁神曰後帝

異苑

侃家僮數千有一胡奴不喜言嘗默坐侃一日出郊奴執鞭以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海山使者也至夜失所在

異苑

桓玄母馬氏嘗與同輩夜坐月下見流星墜銅盆中忽如二寸火珠炯然明淨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娠及生玄有光照室占者竒之故小名靈寶玄雖篡位不終數年之中榮貴已極

本傳

桓玄出鎮南州立齋曰蟠龍後劉毅居此齋蟠龍毅
小字也

見劉毅傳

有臬晨集于張率更庭樹其妻以為不祥連唾之文
收云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者在門

朝野僉載

王猛少貧賤以鬻畚為業嘗貨畚于洛陽有一人貴
買其畚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不遠可隨我取直猛
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
皓然踞胡牀而上左右十許人一人引猛進拜之父
老曰王公何緣拜也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猛出顧
視乃嵩高山也

本傳

劉穆之初為瑯邪王主簿夢與武帝泛海遇大風俯
視船下有二白龍夾船既至一山山峰聳秀意甚悅
又嘗渡江夢合兩船為舫上施華蓋儀飾甚盛以升
天既曉有一老姥問曰君夜有佳夢占否穆之具說
姥曰君必位居端揆言訖不見

前段本傳
後段異苑

劉穆之為丹陽尹與其子弟廳事上宴廳事柱有一
穿穆之謂子弟及從姪秀之汝等試以粟遙擲柱入
穿者後必得此郡秀之獨入焉其言果驗

南史本傳

徐羨之少時有一人來曰我是汝祖羨之拜此人曰
汝有貴相而有天厄宜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

以免災過此位極人臣後羨之隨親之縣嘗暫出而
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惟羨之在外獲全

南史本傳

顧琛景平中爲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于時商旅
船悉泊岸側有一人朱衣介幘執鞭屏諸船云顧吳
郡部伍尋至應泊此岸于是諸船各東西幾日一假
裝至事力甚寡仍泊向處人問顧吳郡早晚至船人
答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竊
知爲善徵因誓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後果爲吳郡
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

本傳

宋襄城李願其父不信妖邪有一宅由來凶不可居

居者輒死父便買居之多年安吉子孫昌熾爲二千
石當徙家之官請會親戚父曰天下竟有吉凶否此
宅由來言凶自吾居之多年安吉乃得遷官鬼爲何
在今後便爲吉宅居者心無所嫌也語訖須臾見壁
中有一物如卷席大高五尺許正白便還取刀中之
中斷化爲兩人復橫斫之又成四人便奪刀反斫殺
李至坐上斫殺其子弟凡姓李者必死惟異姓無他
願尚幼在抱乳母抱出後門藏他家止一身獲免願
字景真位至湘東太守

搜神記

晉陵韋朗家在延陵元嘉初庭前井中有人出齊長

尺餘被帶組甲麾伍相應相隨出門良久乃盡朗兄
數善占筮云吾子當至刺史後朗歷刺青黃二州

異苑

昇明中沈攸之舉兵武帝時鎮江州盆城景先夜乘
城忽聞塹中有小兒呼蕭丹陽未測何人聲聲不絕
試問誰空中應云賊尋當平何事嚴防語訖不復言
窮討之又不見且以白帝帝曰攸之自無所至焉知
汝後不作丹陽尹景先曰寧有此理尋而攸之首至
永明三年詔以景先爲丹陽尹謂曰此授欲驗往年
盆城塹空中言耳

南史本傳

何胤將築室秦望山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

胤曰君欲居此耶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
胤依言而卜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倒拔惟胤所居

室巋然獨存太守王元簡作瑞室頌以旌之

南史本傳

時有伊氏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之日必有乘白馬
逐鹿者來經墳所此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有
此應明徹卽最小子也

見吳明徹傳

荆府城烏叅軍吉士瞻浚池得金革帶鉤隱起雕鏤
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鉤旣公且侯士瞻夏侯詳兄
女婿也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暮歲而貴封寧都侯
見士瞻本傳

張興世居臨沔水沔水自襄陽以下至于九江二千
里先無洲嶼興世初生門前水中一旦忽生洲年年
漸大及興世爲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

本傳

王敬則少于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
脫其處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曰此封侯瑞也敬
則乃出都自効

本傳

段暉師事歐陽湯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童子辭歸
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
府君子奉勅遊學今將歸損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
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終乘馬騰虛而去

暉乃自知必貴

北史段承根傳

鄭述祖少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數百下馬曰公
在此行列而拜顧問從人皆不見心異之未幾被徵

非史本傳

劉元少與劉裕善而輕何無忌遂不相得去遊吳郡
虎丘夜于劍池上聞環珮音一女子衣紫羅衣垂鈿
帶謂元曰吳王愛女願來相訪元曰豈非韓重妻紫
玉耶遂與元偕行謂元曰聞君與劉裕相得裕是王
者然與何無忌不美此人恐爲君患若北仕魏朝官
亦不減牧伯言訖不見乃在一大陵松樹下去虎丘

三三元乃仕魏官青州刺史

異苑

高琳母嘗被襖泗濱遇一石光彩朗潤遂持以歸是夜夢人衣冠有若仙者謂曰夫人向所將石乃浮磬之精若能寶持必生令子母驚悟舉身流汗俄有娠及生因名琳

北史本傳

李靖始貧賤過華山廟訴于神且請告以位宦所至辭色抗厲觀者異之佇立良久乃去出廟門百步許聞後有大聲曰李僕射好去顧不見人後竟至端揆

國史補

上皇初登極夢一龍銜符自紅霧中來上大隸姚崇

宋璟四字挂之兩大樹上蜿蜒而去夢迴上召申王圖兆王建曰兩木相也二人名爲天遣龍致于樹即二人當爲輔相兆矣

前定錄

宋璟未第時於日中覽鏡鏡影忽成相字璟因此自負後如其志

天寶遺事

袁客師天綱子也嘗與一書生同過江登舟訖遍視舟中人顏色謂同侶曰不可速也遂相引登岸私語曰吾視舟中數十人皆鼻下黑氣大厄不久豈可從之且少留舟未發忽見一丈夫神色高朗跛一足負擔登舟客師見此人乃謂侶曰可以行矣貴人在內

吾儕無憂矣登舟而發至中漈風濤忽起危雖甚徑
濟焉詢丈夫乃婁師德也後位至納言

定命錄

天寶八載李泌在表兄鄭叔則家已絕粒多歲身輕
能行屏風上引指使氣吹燭可滅每導引骨節珊珊
有聲人謂之鑠子骨忽兩目冥然不知人既寤見身
自頂踴出二三寸傍有靈仙揮手動目如將勉助者
如是足將及項乃念煙火事未畢復有庭闈之戀願
申家事于是在傍者皆散走一人儀狀甚巨衣冠如
王者前有婦人禮服而跪如帝王者責曰情之未得
因欲令來使勞靈仙之重跪者對曰不然且教伊近

天子於是遂寤後二歲爲玄宗所召後常有隱者八
人容服甚異來過鄭家數日言仙法臨去歎曰俗緣
意未盡可惜心與骨耳泌求隨去曰不可姑與他爲
宰相耳出門復見復有隱者攜一男六七歲來過云
有故須南行旬月當回緣此男有痢疾既是同道願
且寄之又留一函曰若疾不起望乞以瘞之既許乃
問男曰不驕留此得乎曰可遂去泌求藥療之終不
愈八九日而殂即以函盛瘞庭中累月竟不回發函
視之有一黑石天然中方上有字如錐畫云神真鍊
形年未足化爲吾子功相續丞相瘞之刻玄玉仙路

何長死何促泌每訪隱選異採怪木蟠枝持以隱居
號曰養和

鄴侯外傳

御史灘在嵩縣前臨大溪每僚佐有入臺者即水中
灘出牛僧孺爲縣尉忽報灘出左右曰若是西臺當
有鷓鴣一雙未幾雙鷓鴣飛下僧孺果拜西臺

劇談錄

苗帝師久困于名場春時出都門貰酒藉草而坐醺
醉而寐既覺有老父在旁因揖敘以餘杯飲老父媿
謝曰郎君縈挹寧要知前事耶苗曰某應舉已久有
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苗曰某困于窮一郡可
及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苗猛問曰將相

乎曰更向上苗怒不信因肆言曰將相向上作天子
乎老父曰天子真者不得假者即得苗以爲誕揖之
而去後果爲將相德宗昇遐攝冢宰三日

幽閒鼓吹

李固言未第前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固言問之曰
吾柳神九烈君已用柳汁染子衣矣果得藍袍當以
棗糕祠我未幾狀元及第

三峰集

祕書少監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有鸚鵡銜一物入
其堂置案上而去乃魚袋數日而加大夫

隋唐嘉話

大中中孔溫裕因直諫貶柳州有鵲喜于庭兒孫拜
之飛去墜下方寸紙上有補闕字未幾徵還果有此

拜因話錄

蜀王處回有道士朱桃椎謁于階前以劔撥土取花子三粒種之須臾成花三朵謂處回曰此仙人旌節花公富貴之兆處回後歷三鎮果如其言幼時相者周玄豹見之曰此寶精也當大富故處回積鏹比內藏三之蜀檮杌

石晉趙瑩家有樗棗樹婆娑異常四遠俱見有望氣者云合有登台輔者後瑩出將入相北夢瑣言

南唐時伍喬遊學廬山下一夕見人掌自牖入有讀易二字喬因取易讀之後春試畫八卦賦喬爲第一

南唐書

陳伯脩爲宣城守臨政之暇多在願白堂講易賓客來聽者常百數一日講罷客退獨坐禪牀忽見朱衣人前揖曰請殿院看雪時方七月末暑風猶盛伯脩疑此時不應有雪又吾爲庶僚安得朱衣吏報事勉起之方離席數步大聲如雷堂梁已折禪榻壓碎無餘異聞總錄

夔州龍澄嘗于灤中見一石盒取之獲玉印五文字非世間篆籀忽有神人詫曰玉印乃上帝所寶昔授禹治水水治復藏名山大川今守護不謹耳可亟投

元處澄如其言後登上第

夔州志

楊洪裕少時嘗漁于貂裘陂忽有馳騎至者以二石鴈授洪裕一翼掩左一翼掩右曰吾北嶽使者也言訖不見是年生淑妃適周祖明年生廷璋後爲大將軍

竇貞固少時中蠱若贅在喉中常鯁閔及爲相日因大吐有物狀如蜥蜴落銀盤中毒氣衝盤焚于中衢臭聞百步外人皆異之

宋本傳

陳堯佐嘗泊舟三山磯下有老叟曰來日午大風宜避至期行舟皆覆堯佐獨免又見前叟曰某江之遊

奕將也以公他日賢相故來告耳

翰府名談

李顯忠其母當產數日不能甦有僧過門曰所孕乃竒男子當以劒矢置母旁即生已而果生顯忠立于蓐咸異之

宋史本傳

王旦進士及第知平江縣其廨舊傳有物怪憑戾居多不寧旦將至前一夕守吏聞羣鬼嘯呼云相君至矣當避去自是遂絕

本傳

呂文靖公宅在京師榆林巷羣從數十遇時節朔望則昧旦共集于一處以須尊者之出文穆公之孫公雅年十八歲時當元日謹禮以卑幼故起太早命小

妾持籠燈行前髣髴見數人立暗中奇形異服頗類
世間瘟神相與語云待制來稍稍斂身向壁妾驚仆
而燈不滅呂徐掖起之自携籠行諸鬼慌窘悉趨壁
而沒是歲一家皆染時疾唯呂獨無他後終徽猷閣
待制鬼蓋先知之矣

異聞總錄

韓琦守江都時芍藥金帶圍者最不易得偶開四朶
時王岐公珪爲郡倅荆公安石爲幕官陳秀公升之
以衛尉丞適至韓公命讌花下各簪一朶後四人相
繼大拜乃花瑞也

后山叢談

毆陽脩慶曆末宿采石舟人再睡潮至月黑公方就

寢微聞呼曰去未舟尾有答者曰有叅政船宿此不
可擅去齋料幸爲攜至五鼓岸上臘臘馳驟聲舟尾
者呼曰齋料幸見還有且行且答者曰道場不清淨
無所得公異之後遊金山與長老瑞新語新曰某夜
還水陸有施主攜室至忽乳一子俄覺腥風滅燭大
衆恐使人問其時公宿采石之夜其後蔡州求退之
銳者亦其前知然耶時公自叅知政事除蔡州

冷齋
夜話

杜邠公惛爲小兒時嘗至昭應縣與羣兒戲于野忽
有一道士獨愛惛以手摩掌曰郎君勤讀書勿與諸
兒戲指其觀曰吾居此頗能相訪否旣去惛即詣之

但見荒涼他無所有獨一殿巋然存焉內有老君像
初道士半面紫黑色至是詳觀其像頗類向者所見
之道士乃半面爲漏雨所淋故也 因話錄

邠公杜琮人臣福壽少有其倫日常五餐以爲常或
一日之費皆至萬錢夜間亦如是食暮年有醫工諮
曰相公不宜夜食恐臟腑擁滯以致疾琮笑曰吾六
十餘年如此矣有何患哉京西有客見人牧羊遍滿
山隴不知幾千萬口客詰之自何而來答曰來自鄜
夏供相公食耳指顧之際轉眄恍然並無所覩乃知

神靈所授也

中朝故事

淳化二年均州武當山道士鄧若拙善出神嘗至一
處見二仙官議曰來春進士榜有宰相三人而一人
極低如何一人曰高下不可易也獨科甲可易耳不
若以第二甲爲第一甲道士旣覺與其徒言之明年
唱名上意適有宮中之喜因謂近臣曰第一甲多放
幾人言止即止遂唱第一甲上意亦忽忽忘之至三
百人方悟是年孫何榜三百五十三人而第一甲三
百二人第二甲五十一人丁謂第四人王欽若第十
一人張士遜第二百六十人後士遜三人入相致仕
歸鄉遊武當山若拙弟子常爲公言之 懶真子

王欽若少時過圃田夜起視天中赤文成紫薇字後使蜀至褒城道中遇異人告以他日位至宰相既去視其刺字則唐相裴度也及貴用道家科儀建壇場以禮神朱書紫薇二字牌于壇上表修裴度祠于圃田官其裔孫自撰文以紀其事

宋本傳

宋吳奎將舉賢良夢入魏文帝廟召升殿顧問羣臣優劣公未及對帝曰韓延壽爲最是夕門下抄書吏楊開夢公讀楊阜傳翊日告公公異之即取二傳覽之及祕閣試論題乃韓延壽楊阜孰優遂膺首選

水澗

燕談

馮京當世少孤寓武昌縱飲不羈一夕醉臥郊外溪邊有漁者罷漁艤舟困眠有人叱曰馮侍中在此安得不避步月岸上一人衣冠熟睡草間詢之知爲馮也即拜曰他日貴顯幸無忘具以夢告因請臥舟中以避風塵馮睡至曉與載入郡後馮貴使訪漁舟不

復見

澗水燕談

錢遜叔侍郎少時泝汴舟敗溺死流二十里遇救得不死旬日猶若腰痛不悟其故視之有手迹大如扇色正青五指及掌宛然可識若擊其腰間者此其所

以不死也

陸務觀筆記

皇祐五年正月戊午狄青敗儂智高于歸仁鋪初謠
言農家種糴家收至是始驗

宋史

宋江側嘗結屋聚徒于建陽山中忽有梧葉墮梁下
書集公山三字側笑曰此何義俄復墮一葉書云集
諸賢于此故名又墮數葉皆書姓氏官階後側與羣
弟子果驗

建寧雜誌

宋籌與叅知政事孫抃同赴舉至華陰大雪天未明
過華山下有牌堠云毛女峰者見一老姥坐堠下鬢
如雪而無寒色時道上未有行者不知其所從來雪
中亦無足跡孫與宋相去數百步宋先過之亦恠其
異而莫之顧孫獨留連與語有數百錢挂鞍盡予之
既追及宋道其事宋悔復往求之已無所見是歲孫
第三人及第而宋老死無成

東坡志林

鄒浩竄江州因江水不可飲日汲數里之外忽所居
嶺下有泉湧出遂呼感應泉及將北歸泉乃涸夜有
人叩門厲聲曰侍郎歸矣求之不見翌日果得拜命

平樂志

章惇生時父母欲不舉已納之盆水燭滅之而明者
三有大呼于梁者曰此相公也父母懼而止東坡嘗
與之詩云方杖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惇深

銜之

韓世忠在鎮江一日晚令帳前提轄王權至金山仍戒不得用船渡懇給浮環偕一卒至西津遂浮以渡寺僧叵測疑為鬼神詰得其詳以手加額因指適所歷處皆鼃鼃穴曰官既不死他日必貴權後果建節清波雜志

王鶚為辛京杲下偏裨杲時帥長沙甚易之一旦擊毬馳逐既酣仰天呵氣高數丈若白練上銜杲謂妻曰此極貴相遂以女第配之鶚終為將相獨異志

遼楊覃為滄州節度使田武名所圍高模翰往救有

光自目中出縈繞旗矛燄燄如星久之

天贊之祥遂進兵殺獲甚眾遼史

王珣嘗行水濱得一古刀其背銘云舉無不克動必成功嘗佩之每有警必先鳴故所向皆捷元史

以上將相符瑞

倉頡生而神聖有四目觀鳥跡蟲文製字鬼皆夜哭乃軒轅時史臣

倉頡登陽虛之山臨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

青文以授之水經注

任昉母裴氏嘗晝臥夢五色采旗蓋四角懸鈴自天

而墜其一鈴落入懷中因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

本傳

徐陵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
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釋寶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
石麒麟也

本傳

尹知章少時性憎夢一赤衣人持巨鑿破其腹若內
草茹于心中痛甚驚寤自後聰敏爲流輩所尊

龍城錄

韓愈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令強吞之傍一人撫掌
而笑後以胷中如物噎經數日方無恙尚記其上
二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後識孟郊似與之目熟思之

乃夢中傍笑者信乎相契如此

龍城錄

杜甫十餘歲夢人令採文于康水覺而問人此水在
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見莪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天
謫爲唐世文章雲誥已降可於豆隴下取甫依其言
果得一石金字曰詩王本在陳芳國九夜捫之麟篆
熟聲振扶桑享天福後佩入蔥市歸而飛火入室有
聲曰邂逅穢吾令汝文而不貴

雲仙散錄

王仁裕喜爲詩少時嘗夢人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
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由是文思並進集
其詩號西江集

五代史

湯悅自少穎悟嘗見飛星墮水盤中掬而吞之文思日麗仕南唐拜相

南唐前書

鄭玄師事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還過樹陰假寐夢一父老以刀開腹心傾墨汁著內曰子可以學矣于是寤而即返遂精洞典籍

異苑

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煙然因以見向授五行洪範之文恐詞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曰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

牒有天文地理之書曰余略授子

拾遺

揚雄讀書有人語之曰無爲自苦玄故難傳忽然不

見雄著太玄經夢吐鳳皇集玄之上項而滅

西京雜記

五鹿充宗受學于弘成子成子少時嘗有人授以文石大如鸞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爲天下通儒成子後病吐出此石以授充宗又爲碩學

西京雜記

柳積字德封勤苦爲學夜燃木葉以代燈火中夕聞窻外有呼者積出見之有五六丈夫各負一囊傾于屋下如榆莢語曰與君爲書糧勿憂業不成明旦起視皆漢古錢計得一百七十千乃終其業宋明帝時

古史記苑 卷三十三
官至東宮舍人

獨異志

以上文人符瑞

周擘嘖貧而好道夫婦夜耕困息臥夢天公哀之勅外有以給與司命云此人相貧限不過此惟有張車子應賜錢千萬車子未生請借之天公曰善于是夫婦勦力治生所爲輒得貲至千萬有張媪者往周家賃傭野合有身月滿當孕便遣出外駐車屋下產兒主人問當名汝兒作何媪曰今在車屋下而生夢天告之名爲車子周乃悟曰吾昔夢從天授錢外白以張車子錢借我必是子也自是居日衰減車子長大

富於周家

搜神記

徐仲寶所居道南有大枯樹僕夫灑掃其下沙中獲錢百餘以告仲寶仲寶自往獲數百如是積年得數十萬其家人復于厠鼠穴中得錢甚多仲寶率人掘之深數尺有白雀出其下獲錢百萬錢盡乃去

搜神記

巴丘文晁

一作周晁

晉太元初秋收已過刈穫都畢田禾

悉復滿如初即便更穫所獲盈倉遂爲巨富

搜神記

唐富人王元寶玄宗問其家財多少對曰臣請以一縑繫陛下南山一樹南山樹盡臣縑未窮時人謂錢爲王者以有元寶字也

南部新書

玄宗御含元殿望南山見一白龍橫亘山上問左右曰不見急召元寶見一白物橫在山頂不辨於狀左右貴人啓曰何臣等不見元寶獨見之帝曰我聞至富敵至貴朕天下之主而元寶天下之富故耳

獨異志

以上富厚符瑞

劉豹妻呼延氏祈子於龍門有一大白魚頂有二角軒髻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爲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吾昔從邯鄲張罔母司徒氏相云吾當有貴

子孫三世必大昌彷彿相符矣自是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

載記

劉曜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爲事嘗夜閒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三尺光澤非常赤玉爲室背上有銘曰神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而變爲五色

載記

劉曜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着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

遂成大樹枝葉甚茂

載記

劉曜鬚百根長五尺身長九尺三寸

石勒嘗賣與荏平師權爲奴有父老謂勒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爲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可圖勒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忽然不見每耕作于野常聞鼓角之聲常遊于武安臨水爲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又見一父老謂曰向羣鹿者我也君應爲中州主故相救耳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燭于中庭見者異之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

茂悉成人狀

載記

石勒爲郭敬客時襄國有讖曰力在左革在右讓無言或入口讓去言爲襄字或入口乃國字勒後都襄

國

異苑

劉曜圍洛陽石勒救之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場先是流澌風猛軍至冰泮清和畢濟流澌大至勒以爲神靈之助命曰靈昌津遂執劉曜

載記

符雄妻苟氏嘗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夢與神交因而有孕生堅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艸付臣又土王咸陽臂垂過膝目有紫光

載記

蒲洪家中生蒲長五丈節如竹形時咸異之謂之蒲家因以爲氏後以讖文有艸付應王又以孫堅背文曰艸付之祥遂改姓苻先是隴右大雨百姓苦之謠云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洪

苻健始王關中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問姓名不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下靖獄會大霖雨河渭溢滿津監寇登得一履于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覆載之間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

載記

苻堅爲慕容冲所襲堅馳馬墮澗追兵幾及計無由出馬踟躕臨澗垂鞚與堅堅不能及馬又跪而授焉堅攀之得登岸西走廬江

異苑

慕容晃言躬征平郭遠假陛下天地之威精誠感靈海爲結冰凌行海中三百餘里

載記

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地也使陽裕築龍城改柳城爲龍城縣十二年黑龍白龍見於龍山皝親觀龍去二百餘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飛翔解角而去皝大赦號新宮曰和龍宮立龍翔寺于山

水經注

慕容德徙于滑臺遇風船沒魏軍垂至其夕流漸凍

合是夜濟師旦魏師至而冰泮若有神焉遂改黎陽
津爲天橋津 載記

苻秦背有文隱起曰艸付呂光左肘有肉印劉元鬚
三尺當心有赤毫三根長三尺

魏聖武皇帝詰汾嘗田于山澤歛見輜輶自天而下
既至見美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旦日請還期年
周時復會于此言終而別及期帝先至田處果見天
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爲帝王語訖
而去即世祖神元皇帝也故時人曰詰汾皇帝無婦
家力微皇帝無舅家 北史

魏道武皇帝諱珪母賀皇后因遷徙游于雲澤夢日
出室內寤而見光自牖燭天歛然有感後生帝之夜
復有光明明年有榆生于藏胞之坎後遂成林 北史

真君五年二月張掖郡上言徃曹氏之世丘池縣大
柳谷山石表龍馬之形石馬脊文曰天討曹而晉氏
代魏今石文記國家祖宗諱著受命之符乃遣使圖
寫其文大石有五皆青質白章間成文字其二石記
張呂之前已然之効其三石記國家祖宗以至於今
其文記昭成皇后諱繼世四六天法平天下大安凡
十四字次記太祖道武皇帝諱應王載記千歲凡七

字次記太宗明元皇帝諱長子二百二十年凡六字
次記太平天王繼世主治凡八字次記皇太子諱昌
封太山凡五字初上封太平王天文圖籙天授太平
真君之號與石文相應太宗名諱之後有一人象攜
一小兒見者皆曰上愛皇孫提攜臥起不離左右此
即上象靈契真天授也

靈徵記

魏太祖天興四年春新興太守上言晉昌民賈相昔
年二十二爲鴈門郡吏入句注西陁見一父老曰自
今以後四十二年當有聖人出于北方時當大樂子
孫長久言終而過視之父老化爲石人相今七十石

人見存至帝破慕容寶之歲四十二年

本紀

齊高歡父樹居白道南數有赤炆紫氣之異鄰人以
爲怪勸徙居以避之樹曰安知非吉居之自若歡嘗
過建興雲霧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絕若有神應者
每行道路往來無風塵色又嘗夢履衆星而行與劉
貴爲友貴嘗得一白鷹與歡等獵于野見一赤兔每
搏輒逸遂至迴澤澤中有茆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
出噬之鷹兔俱死歡怒以鳴鏑射之狗斃屋中有二
人出持歡襟甚急其母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觸
大家出羊酒以飯客因自言善暗相遍捫諸人皆貴

而指麾俱由歡飯竟出行數里還更訪之本無人居
乃向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後從爾朱榮據并
州抵揚州邑人龐蒼鷹止團焦中每從外歸主人遙
聞行響動地蒼鷹母數見團焦上赤氣赫然屬天又
蒼鷹嘗夜欲入有青衣人拔刀叱曰何故觸王言訖
不見始以爲異密覘之惟見赤蛇蟠牀上乃益驚異
殺牛分肉以相奉

北齊本紀

高岳居洛高歡每入洛必止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
見歡室中無火而有光移于別室如前所見恠之歡
後起岳于信都山氏曰赤光之瑞驗矣

北史本傳

賀拔岳營于河曲有軍吏獨行忽見一老翁鬚眉皓
素謂之曰賀拔岳雖據此衆然終無成當有宇文家
從東北來後必大盛言訖不見此吏恒與所親言之
後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宇文泰統其衆至是方驗

後周本紀

後周保定三年有人產子男陰在背上如尾兩足指
如獸爪陰生于背陰陽反覆君臣顛倒之象足有爪
攫人之變是時宇文護專政陰懷弒逆帝見變而悟
遂誅護轉禍爲福

遼之先有一主號廼呵持一髑髏在穹廬中覆之以

古史談苑 卷三十三
胡
羶人不得見國有大事則殺白馬灰牛以祭始變人形出視事已即入穹廬復爲髑髏因國人竊視之失其所在又有一主號嗚呵戴野猪頭披野猪皮居穹廬中有事則出退復隱入穹廬如故後因其妻竊其猪皮遂失其夫莫知所如次復又一主晝里昏呵惟養羊二十口日食十九留其一焉次日復有二十口如之三主皆有能治國之名異矣哉

瓜哇國有鬼子魔天與一罔象青面紅身赤髮相合凡生子百餘人常食啖人血肉佛書所云鬼國即此地也其中人被啖幾盡忽一日雷震石裂中坐一人衆異之遂爲國主即領餘衆逐罔象而除其害

遼太祖耶律億始生如三歲兒即能匍匐祖母異之鞠爲己子常匿于別幕塗其面不令他人見三月能行瞬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謂左右常有神人翼衛本紀遼勃魯里至鼻洒河遇微雨忽天地晦冥大風飄四十三人飛旋空中良久乃墮數里外勃魯里幸獲免一酒壺在地乃不移

遼有木葉山建始祖廟竒首可汗在南廟可敦在北廟繪二聖并八子像相傳有神人乘白馬自馬盂山浮土河而東有天女駕青牛車由平地松林泛潢河

而下至木葉山二水合流相遇爲配偶生八子其後
族屬漸盛每行軍及春秋時祭用白馬青牛示不忘
本云

元十世祖孛端義兒母曰阿蘭果火嫁脫奔咿哩犍
生二子夫亾寡居夜寢帳中夢白光自天窻中入化
爲金色神人來趨臥榻阿蘭驚覺遂有娠產一子即
孛端義兒也孛端義兒狀貌奇異沉默寡言家人謂
之癡獨阿蘭曰此兒非癡後世子孫必有大貴者阿
蘭諸兄分家貲不及之孛端義兒曰貧賤富貴命也
貲財何足道乘青白馬至八里屯阿懶之地居焉食

飲無所得適有蒼鷹搏野獸而食孛端義兒以緡設
機取之鷹即馴狎乃臂鷹獵兔禽以爲膳或闕即繼
以有天相

元史

元世祖取江南軍次黃河苦乏舟楫夜夢一老叟曰
陛下欲渡河當隨我來引至一所指曰此即是已帝
遂以物標識之乃覺歷歷可記明日循行河滸尋夢
中所見處果是方驚顧間忽有人進曰此間水淺可
渡帝徵夢中語因謂曰汝能先涉否其人乃行大軍
從之無一不濟

輟耕錄

成都漆工艾延祚甲午歲爲賊所驅於郡治令造漆

器五月六日忽聞鼓鼙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至郡也延祚窘甚緣上大樹匿穠葉間見天兵往來搜捕殺戮狼籍至夜遂下樹臥積屍中及中宵聞數十人傳呼聲頗類將吏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按籍點名僵屍聞呼一一應之惟不呼延祚乃知聖朝伐叛討逆悉奉行天誅也

茅亭客話

湖州長興州金沙泉唐時用此水造紫筍茶進貢泉不常出有司具牲牢祭之始得水事訖即涸宋季屢加浚治泉迄不出至元十五年戊寅中書省遣官致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畝賜名瑞應泉

輟耕錄

文宗潛邸金陵日歲戊辰適太平興國寺鑄大鐘方在冶上取相嵌碧珠指環默祝曰若天命在躬此當不壞即投液中鐘成其款有曰皇帝萬歲珠宛然在其上若故識之而堅固完好光彩明發不以灼毀萬目驚覩及登大寶方與近侍言向時祝天之識

輟耕錄

高辛氏有犬戎之禍帝募天下有得犬戎將吳將軍頭者黃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有欲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爲帝王不可

古史記卷之三十一
胡
違信因請行帝不待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
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帝悲思
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不得進三年生子十二
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因自相夫妻好五色衣服製裁
皆有尾形其母後歸以狀白帝使迎致諸子衣裳斑
斕言語侏離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其後滋蔓號曰蠻
夷即長沙武陵蠻是也

後漢書

巴部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暉氏相氏鄭氏皆
出于武落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生于赤穴
四姓皆生黑穴家有君長各事鬼神乃共擲劍于石

穴約能中者爲君也巴氏子務相獨中之又令各乘
土船約能浮者爲君餘姓悉沉惟務相獨浮因共立
爲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
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
暮輒來取宿旦即化爲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光天
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朗
廩君于是君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鬼世爲白
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

後漢書

廩君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水泉亦曲望之
如穴廩君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崩

廣三丈餘階階相承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長五丈方一丈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因立城其旁而居之秦以爲黔中郡薄賦歛之巴人呼賦爲賓因謂之賓人

夜郎初有女子浣于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立爲夜郎以竹爲姓

後漢傳

漢武時竹王嘗與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白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

地理志

荆人鼈令死其尸隨水上荆人求之不得鼈令至汶

山下邑復生起見望帝望帝者杜宇也從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爲宇妻遂王于蜀號曰望帝望帝立以爲相時巫山峽而蜀水不流帝使鼈令鑿巫峽通水蜀得陸處望帝自以德不若遂以國禪號曰開明

蜀論

羌無戈爰劍秦厲公時拘執爲奴隸後亾歸秦追之急藏于穴中秦焚之有虎爲蔽火得不死旣出又與剽女遇于野遂成夫婦女耻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爲俗遂俱亾入三河間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怪其神共事之推以爲豪

後漢書

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電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宜長視投鹿侯不聽遂弃之妻私語家令收養焉年十四五勇健有知略長遂推爲大人魏志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孕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爲龍出水上沙壹聞龍語曰若爲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子曰九隆後長

大諸兄以九隆爲父所舐共推爲王牢山下有夫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爲妻後漸相滋長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皆著尾九隆死世世相繼其人穿鼻儋耳其王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見後

漢書

瓊州雷攝一卵在山中生一女歲久有交趾蠻過海採香者因與成婚子孫甚衆是爲黎母乃黎人之祖也嶺外誌

晉愍時林邑王范文日南西捲縣夷帥范幼奴也嘗牧牛澗中獲二鯉魚化成鐵用以爲刀刀成對大石

嶂而祝之曰鯉魚變化冶成雙刀石嶂破者是有神
靈進斫之石即瓦解文知其神乃懷之至林邑教其
王范逸作宮室城邑器械逸愛信之使爲將文乃譖
逸諸子或徙或奔逸死文遂自立

南史

范文本日南奴也爲奴時牧羊于澗中得兩鯉魚欲
私食之即知詰之詐云將礪石還非魚也即至石所
果見兩石文異之石有鐵文因入山就冶作兩刀因
舉刀向鄣鄣即蕃中山地名也祝曰鯉魚變化冶成
刀斫石鄣破者是有神靈文當治此國遂斫破之衆

推爲君

日南志

北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于後姪身王還欲殺之
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以有身
王囚之遂生男王置于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後
徙于馬欄馬亦如之王以爲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
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
淲水以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上東明得渡因至夫
餘而王之東明之後有仇台者以百家濟海立國于
帶方因號百濟

後漢書

匈奴單于生二女甚美國人皆以爲神單于曰吾有
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于國北無人之地築高

臺置二女其上曰請天自迎之經三年其母欲迎之
單于曰不可未徹之間耳復一年乃有老狼晝夜守
臺嗥呼因穿臺下爲空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
處我于此欲以與天而今狼來或是神物天使之然
將下就之其姊驚曰此是畜產無乃辱父母也妹不
從下爲狼妻而產子後滋繁成國其人好引聲長歌
又似狼嗥號爲高車

北史

巴而述阿而忒的斤亦都護亦都護者高昌國主號
也先世居畏兀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馬曰秃忽
刺曰薛靈哥一夕有神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人即

其所而侯之樹乃生癭若懷妊狀自是光常見越九
月又十日而樹癭裂得嬰兒者五土人收養之其最
稚者曰不可罕旣壯遂能有其土田人民而爲之君
長

元史本傳

激國人混瑱夢神賜弓一張教乘船入海混瑱晨起
于神廟樹下得弓即乘船向扶南扶南先有女人爲
王名柳葉見舶率衆欲禦之混瑱舉弓遙射貫船一
人柳葉遂降混瑱娶以爲妻惡其裸形乃疊

布貫其首遂治其國生七子分王七邑

南齊書

狼牙脩國嗣衰弱王族有賢者國人歸之王聞乃加

囚執其鎖無故自斷王以爲神因不敢害乃逐出境
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長女俄而狼牙王死大臣迎還
爲王

南史

突厥之先爲鄰國所滅有一兒十歲見其小不忍殺
之乃刖足斷臂棄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餌之及長與
狼交合有孕彼王聞此兒尚在重遣殺之使者見在
狼側并欲殺狼于是若有神助投狼于高昌國西北
山洞穴內有平壤茂艸四面俱山狼匿其中生十男
十男長外託妻孕其後各爲一姓阿史那其一也最
賢遂爲君長故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數世爲

阿賢設又曰突厥出于索國在匈奴之先其大父曰
阿謗步兄第十七人其一曰伊質泥師都狼所生也
阿謗步等竝愚癡國被滅泥師都旣感異氣能占風
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一孕生四男一變爲
白鴻一國于河輔水劍水之間號爲契骨一國于處
折水一居跋斯析施山即其大兒也山上仍有阿謗
步種類並多寒露大兒出火温養之咸得全濟遂奉
大兒爲主號突厥即納都六設也都六有十妻所生
子皆以母族姓阿史那其小妻之子也都六死十母
子內欲擇立一人相率于大樹下約日向樹跳躍最

高者立之阿史那子阿賢設跳最高遂奉爲主此說雖殊終狼類也 北史

夫餘王嘗得河伯女閉于室內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旣而有孕生一卵大五升夫餘弃之與犬犬不食與豕豕不食棄于路牛馬避之棄于野衆鳥以毛茹之王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母以物裹置煖處有一男破殼而出及長字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駑者善食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于

田以朱蒙善射給之一矢朱蒙雖一矢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朱蒙乃與焉達等二人東南走中道遇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甚急朱蒙告冰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追及垂及如何得濟于是魚鼈爲之成橋朱蒙得渡魚鼈乃解追騎不渡朱蒙至普述水遇見三人與朱蒙至紇升骨城居焉號曰高句麗

烏孫王號昆莫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于野烏銜肉往食之單于怪之以爲神而收長及壯使兵數有功單于乃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西城

史記

蒙氏細奴邏欲張樂進讓位乃拔劍斫石曰如屬我
劍入此石遂入三尺許

以上夷狄符瑞

古史談苑卷之二十四

吳郡錢世揚稱孝父纂

神達部第三

災眚上

夏桀爲長夜宮於深谷之中男女雜處十旬不出聽
政天乃大風揚沙一夕填此空谷桀時太山山走石
泣今太山石遠望之若人泣者是也

見博物志及述異記

晉愍帝建興五年石言于平陽

漢五行志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霸
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寡人出見乳虎伏而

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狷狷食駿驥駿驥食
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駿馬今君之出必
驂駿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
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虎所以不動者爲駮
馬也非主君之德義也君柰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
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霸王
之主鳳下之今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
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
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
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

鳥爲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柰何再自誣乎
平公不說異日置酒虎祁之臺布蒺藜于階上師曠
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
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歎公起引之曰今者
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人自興妖而還自賊也
人主堂廟不當生蒺藜平公曰爲之柰何師曠曰妖
已在前無可柰何來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將死
矣至來月八日平旦平公死

說苑

宋王偃時有雀生驪于城隅占之曰小而生巨必伯
天下王大喜于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愈自信欲

伯乃射天筮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
罵國老諫臣爲無顏之冠以示勇割偃之背鏃朝涉
之脛國人大駭齊伐之民不守乃逃倪侯之館而死
見祥不爲祥反爲禍

國策

齊湣王奔莒淖齒數之曰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
雨血霑衣王知之乎曰不知羸博之間地坼至
知之乎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
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霑衣天
以告也地坼至泉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
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何得無誅乎於

是弑湣王于鼓里

國策

趙孝成王夢衣偏裊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
金玉之積如山筮史占之曰夢衣偏裊之衣者殘也
左右異色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
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未幾信馮亭之言取
韓上黨有長平之禍

趙世家

趙大饑民譌言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之
生毛未幾秦攻趙以王遷降

趙世家

始皇不樂使博士爲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
樂人訶弦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

壁遮使者曰爲吾遺鎬池君今年祖龍死因忽不見
置其壁而去使者奉壁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
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
府視壁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壁也

樂資春秋後傳

秦世有謠曰秦始皇何強梁開吾戶據吾床飲吾酒
唾吾漿食吾飯以爲糧張吾弓射東墻至沙丘當滅
亡始皇既坑儒墳典乃發孔子墓欲取諸經傳墳既
啟悉如謠者之言又言謠文刊在冢壁政甚惡之乃
遠沙丘而循別路見一羣小兒輦沙爲阜問云沙丘
從此得病

異苑

始皇二十八年登封泰山至半忽大風雷雨電路傍
有松樹蔭翳數畝乃封爲五大夫忽聞松上有人言
曰無道德無仁義而天下妄命帝何以封左右咸聞
始皇不樂乃歸崩于沙丘

獨異志

秦始皇三十六年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
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遣御史逐問莫服
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

史記

始皇時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
人見于臨洮乃作金人十二以象之天戒若曰勿大
爲夷狄之行將受其禍

漢武帝居建章宮親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閉長安城門大索十一日巫蠱始起

武帝七年四年七月趙有蛇自郭外入與邑中蛇鬪

孝文帝 邑中蛇死後二年有衛太子事事自趙人

江充起

武帝邇天臺昭帝元鳳間自毀椽桶皆化為龍鳳從風雨飛去

宣帝甘露元年正月建章未央長樂宮鐘虞銅人皆生毛長一寸所後五年帝崩

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鈴中雌鷄化為雄毛衣變

化而不鳴不將

將謂率其羣也

無距

鷄跗足骨鬪時所用刺之

元帝初元

中丞相府史家雌鷄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永光

中有獻雄鷄生角者黃龍元年宣帝崩元帝立王妃

將為皇后故未央殿中雌鷄為雄明其占在正宮也

不鳴不將無距貴始萌而尊未兆也元帝初元元年

立婕妤為皇后封其父丞相少史王禁為平陽侯明

年立皇帝子為太子故應是丞相史家雌鷄為雄其

占即丞相少史之女也伏子者明已有子也冠距鳴

將者尊已成也永光二年禁薨子鳳嗣侯元帝崩太

子立爲成帝尊皇后爲皇太后委政后弟王鳳王氏之權自鳳起故于鳳始受爵位時雄鷄有角明示作威專君害上專國從此人始也

元帝時童謠曰井水溢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成帝建始元年三月戊子北宮中井水稍上溢出南流井水陰也竈煙陽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象陰盛滅陽竊有宮室之應也王莽生于元帝初元四年成帝封侯爲三公

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葉相膠結大如彈丸

元帝建昭五年兖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山

陽橐茅鄉社有大槐樹吏伐斷之其夜樹復立其故處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郵樗樹生枝如人頭眉目鬚皆具獨無髮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柱仆地生枝如八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顛髮稍長大凡長六寸一分零陵有樹僵地圍丈六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長八尺餘皆枯三月樹自立故處

成帝時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其後帝爲微行嘗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河陽主作樂

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言美好也
張公子謂張放也木門倉琅根謂宮門銀鏤言將尊
貴也後立為后弟昭儀賊害後宮皇子昭儀所謂
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也

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窟黃鼠伯葉
民冢栢及榆樹上為巢桐栢尤多巢中無子言乾
鼠矢數十時議臣以為鼠窟出書今書
去穴而登木象也也栢栢衛思
園所在也也栢栢也
后終也栢栢也
之異也也

皆王莽竊位之象

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京師相驚言大水至渭水
虜上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橫城門入未央尚方
掖門殿門門衛護者莫見至句盾禁中而覺民以水
相驚陰盛也小女入宮殿中下人因女寵而居有宮
室之象也是時王太后弟鳳始為上將軍其後卒滅
天下而入宮室蓋陳氏之後云

成帝綏和二年八月庚申鄭逋里男子王褒衣絳衣

帶劔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室中解

帷組組所以係帷結佩之招前殿署長業等曰天帝

又垂以為飾

令我居此業等收縛考問病狂易

狂而易其常

不自知入

宮狀是時哀帝即位莽乞就第天知其必不退而因是見象姓名章服甚明

成帝河平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有如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爲狗走出去後有數人被甲持兵弩至良家良等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

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鐵官鑄鐵不下隆隆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驚走音止還視地地陷數尺鑪分爲十一鑪中銷鐵散如流星皆上去乃飛燕

賊害皇子王氏五侯之兆

成帝鴻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如雷有頃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壘雞皆鳴石長丈三尺廣厚畧等旁著岸脅去地二百餘丈民名曰石鼓是時起昌陵作者數萬人五年不成乃罷昌陵還徙家後有鄭躬樊並之亂

成帝元延元年正月長安章城門門牡自亡函谷關

次門牡亦自亡

牡所以下謂者以鐵爲之

成帝元延元年四月丁酉日舖時天暝晏殷殷如雷聲有流星頭大如缶長十餘丈皎然赤白色從日下

東南去四面或大如盂或如鷄子燿燿如雨下至昏
止王氏之興崩于成帝時是以有星隕之變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日出時有著天白氣廣如
一匹布長十餘丈西南行謹如雷行一刻而止名曰
天狗十二月有白氣出西南從地上天出參下貫天
厠廣如一匹布長十餘丈十餘日去占曰天子有陰
病

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橐

木

或極

麻

一枚傳

相付與曰行詔籌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或被髮徒
踐或夜折關或踰墻入或乘車騎奔馳以置驛傳行

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其夏京師郡國民聚會里
巷阡陌設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
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
至秋止是時帝祖母傳太后驕與政事杜鄴對曰籌
所以紀數民陰水類也水以東流爲順走而西行反
類逆上象數度放溢妄以相予違忤民心之應也西
王母婦人之稱博奕男子之事於街巷阡陌明離闌
內與疆外臨事盤樂炕陽之意白髮衰年之象體尊
性弱難理易亂門人之所由樞其要也居人之所由
制持其要也外家丁傳並侍帷幄指象昭昭奈何不

應後王莽誅滅丁傳一曰丁傳所亂者小此異乃王莽之應也

魏襄王十三年有女子化爲丈夫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言此陽變爲陰將亡繼嗣自相生之家嫁爲人婦生一子者將復一世乃絕

獻帝建安七年越雋男子化爲女子

哀帝元壽元年九月孝元殿門銅龜蛇鋪首鳴

平帝元年二月乙未哀帝義陵寢神衣在柙中丙申旦衣在外牀上

平帝元始元年朔方廣莫縣女子趙春病死歛棺六日出棺在外自言見夫死父曰年二十七不當死太守譚以聞後王莽之應

元始元年六月長安女子生兒兩頭異頸面相向四臂共胷俱前鄉尻上有目長二寸所生而速成能言順帝陽嘉元年十一月甲申望都蒲陰狼殺女子九十七人

桓帝建和二年秋七月庚申廉縣雨肉似羊肺或大如手此梁冀專權之象

桓帝延熹五年太學門無故自壞永康元年十月壬

戊南宮平城門內屋自壞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平城門內屋武庫屋及外東垣屋前後頓壞三月二月公府駐駕廡自壞南北三十餘間中平二年二月癸亥廣陽城門外上屋自壞興平元年十月長安市門自壞

靈帝建寧三年正月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樗樹皆高四尺其一株宿夕暴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鬚鬚備具

靈帝光和元年侍中寺雌鷄一身皆成雄惟頭冠未變五月壬午有白衣人入陽德殿門言梁伯夏教我

上殿爲天子中黃門桓覽等呼門吏收縛因忽不見是歲京師馬生人蔡邕以爲張角之兆

二年洛陽女子生兒兩頭四臂中平元年洛陽女子生兒兩頭共身郡國生異草備龍蛇鳥獸之形中平三年八月懷陵有雀數萬悲鳴因鬪相殺皆斷頭懸樹枝

靈帝中平元年夏郡國有草生其莖靡纍腫大如手指狀似鳩雀龍蛇鳥獸之形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

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爲鼃入於深淵其後

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

魏黃初中清河宋士宗母亦化爲鰲與黃母相似

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斂棺月餘其母聞棺中聲發之遂生占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後曹公由庶士起

以上皆見前後漢書

劉禪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是時孔明志吞中夏終死渭南諸將分爭頗喪徒旅皆有象也

諸葛亮伐魏屯于渭濱有長星赤而芒角流投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九月亮卒群帥交惡多相誅殘

蜀臨邛有火井漢室隆則炎桓靈之際火勢漸微諸葛亮一噉而更盛景曜元年人以燭投即滅是年蜀并于魏

魏明帝太和三年大司馬曹休部曲丘奚農女死復生時又有開周世塚得殉葬女子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言郭太后愛養之又太原人發塚破棺棺中有生婦人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墓木可三十歲

魏齊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語曰王周南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後至期更冠幘皂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應鼠復入穴

須臾出語如向日適欲中鼠入須臾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皆如前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絕顛蹶而死即失衣冠取視俱如常鼠是時曹爽專政競爲比周故鼠作變

孫休時烏程人有得困病及差能以響言者言於此而聞于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入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在隨其所向遠者所過數十里其鄰人有責息于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爲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爲鬼神即昇之其人亦不自知所以然也

孫休時屯邊守將皆質其子名曰保質童子群聚嬉戲有異小兒長四尺年可六七歲眼有光芒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諸兒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聳身上昇若曳一匹練有頃沒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年而吳平九服歸晉魏與吳蜀並戰國三公鋤司馬如之謂也

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騰母年八十因浴化爲鼃兄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大坎實水其中鼃入坎遊戲三日延領外望伺戶小開便輪轉自躍入于遠潭不復還吳亡之象也

魏文帝黃初初清河宋士宗母化爲鱉入水
吳孫皓天紀三年八月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耆家有
蕒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
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按圖名鬼
目作芝草蕒菜作平慮草以考爲侍芝郎平爲平慮
郎次年亡國

晉武帝泰始五年元城人年七十生角趙王倫篡位
之象

武帝咸寧二年十二月琅琊人顏畿病死棺斂已久
家人咸夢畿曰我當復生可急開棺遂出之漸能飲
食屈伸視瞻不能行語二年復死劉石亂晉陰爲陽
下爲上之應

武帝太康四年會稽彭蜺及蠚皆化爲鼠甚衆復大
食稻爲災

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虎此毛蟲之孽也武儀有虧
金虎失儀

太康七年十二月己亥河陰雨赤雪二頃

太康八年七月前殿地陷深數丈中有破船

太康八年蜀地生毛如白毫三夕長七八寸延廣數
里

太康十年洛陽宮西宜秋里石生地中始高三尺如
香爐形後如偃人槃薄不可屈此白青也明年宮車
晏駕王室始騷卒以亂亡

惠帝永康元年帝納后羊氏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
衆咸怪之永興元年成都王廢后處于金墉城是後
立而復廢者四又詔賜死荀藩表全之憂逼打辱終
古未聞此孽火之應也

永康元年襄陽郡得鳴石撞之聲聞七八里

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鐘皆出涕五刻乃止
賈后殺楊太后故鐘出涕猶傷之也

元康中吳縣婁縣人家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雌
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經宿失所在

元康中安豐女子周世寧年八歲漸化爲男至十八
而氣性成陰昌賤人爲主亦劉石亂天下之妖也盖
女體化而不盡男體成而不徹畜妻無子

元康太安間江淮之域有敗屨自聚于道多者至四
十五量人或散投坑谷明日復如故或云狸銜聚之
屨者賤服黔庶之象也敗者疲弊之象道者四方往
來以通王命也敗屨聚于道象黔庶罷病聚爲亂以
絕土命也太安中癸壬午兵百姓怨叛江夏張昌倡

亂荆楚從之兵革歲起

惠帝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即收斬之禁庭尊秘賤人入而門衛不覺宮殿將虛而下人踰上之妖也是後二帝北遷

車騎將軍東瀛王司馬騰自并州還鎮鄴次真定時久積雪而門前數丈獨消釋騰怪掘之得玉馬高尺許口齒缺騰以馬國姓上送之以爲瑞然馬無齒則不得食衰亾之徵也後騰爲汲桑所殺天下遂亂

太安元年丹陽湖熟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

登岸民驚告曰石來

太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而還犬又言曰歸何早也後牛又人立而行其年張昌反先畧江夏五州殘亂騁亦族滅

惠帝光熙元年五月范陽國地燃可以爨

光熙元年會稽謝真生子頭大而有髮兩蹠反向上有男女兩體生便作丈夫聲經一日死此下人伐上之象

惠帝之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此亂氣所生成寧太康之後男寵甚于女色士大

夫尚之天下相效或至夫婦離絕多生怨曠故男女氣亂而妖形作也

惠帝時人有得鳥毛長三丈以示張華華曰此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

愍懷太子時有桑生于西廂日長丈餘數日而枯後賈后廢太子及彪爲太孫桑復生于西廂趙王倫廢太孫乃枯

懷帝永嘉元年項縣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牌生金可採五月汲桑作亂羣寇颺起清河王琿爲世子所佩金鈴忽生起如粟康王母疑不祥毀棄之後爲太子

不終卒見殺

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色鵝出蒼者飛翔冲天袍止焉步廣周之會盟地也白者金色國之行也蒼爲胡象是後劉石亂華

永嘉元年吳郡萬祥婢生子鳥頭兩足馬蹄一手無毛尾黃色大如枕

永嘉三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民謂之桑林哭洛京尋沒

永嘉五年五月白者罕令嚴根妓產一龍一鷲人
生他物天下大兵未幾帝陷于平陽

懷帝永嘉五年嘉興張林家狗人言云天下人餓死果有二胡之亂

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枹罕羗妓產一龍子色似錦文常就母乳遙見神光少得就視產竟淪歿

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僑妻產二女腹與心相合自胷以上臍以下各分此千年未有之妖也俄而四海分崩

建興五年正月庚午三日並出

元帝太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青珥後帝永初八年日暴赤如火中有三足鳥鷄見

分明五日乃止

元帝建武元年豕生八足後有劉隗之變

建武元年七月晉陵陳門才牛生犢一體兩頭天下將分之象也後愍帝蒙塵元帝即位江東

元帝太興初有女子其陰在腹當臍下自中國來至江東性淫而不產又有女子陰在首渡在揚州性亦淫京房易妖曰陰在首天下大亂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下無後時王敦欲爲亂

太興元年武昌太守王諒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三年後死又有牛一足三尾皆生而死其後王

敦亂政上下無別之象

元帝

太興三年南平郡山崩出雄黃數千斤時帝優容王

敦含養禍萌也

元帝

太興三年十二月尚書騶謝平妻生女墮地溽溽有聲須臾便死鼻目皆在頂上面蹙如頂口有齒都連爲一胷如鰲手足爪如鳥爪皆下勾後二年有石頭之敗

騶字一作羸

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塘人家假豕產兩子皆人面如胡人狀其身猶豕

成帝咸嘉二年五月護軍牛生犢兩頭六足是冬蘇

峻作亂咸嘉七年九德人袁榮家牛生犢兩頭八足二尾共身

康帝建元二年夏石陽縣長溪水衝激山麓崩長六七丈下得柱千餘口皆十圍長者一丈短者八九尺頭題有古文字不可識江淹以問王儉儉云江東不閑隸書此秦漢時柱也後年宮車晏駕

海西太和中山陰縣起倉鑿地得兩大船滿中錢皆輪文大行時日向暮鑿者馳告官官夜遣防守甚嚴明旦失錢所在惟有船存視其狀悉有錢處海西公時有貴人會因藏羈歛有一手間在衆臂之

中修骨巨指毛色麤黑舉坐咸驚尋爲桓大司馬所
殺舊傳藏彊令人生離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京師有豚一頭二脊八足十
三年京都人家豕產子一頭二身八足

孝武太元末帝每聞手中箱中有鼓吹鼙角之聲於
是請僧齋會夜見一臂長三丈手長數尺來摸經案
是歲帝崩天下大亂晉祚自此而衰

吳興長城縣夏架山有石鼓長丈餘面徑三尺所下
有盤石爲足鳴則聲如金鼓三吳有兵晉安帝隆安
中大鳴有孫靈秀之亂

安帝義熙中宮城上及御道左右皆生蒺藜

義熙十一年五月霍山崩出銅鐘六枚十三年七月
漢中城固縣水涯有聲若雷旣而岸崩出銅鐘十二
枚

義熙末豫章吳平人有二陽道重累生

恭帝元熙元年建安人陽道無頭正平本下作女人
形體

李勢在蜀頗有怪異成都北向有人望見女子避入
草中往視見物如人有身形頭目無手足能動搖不
能言廣漢馬生角各長寸半有馬駒一頭二身六耳

無目二陰一牝一牡有驢無皮毛飲食數日而死江
源生草高七八尺葉葉皆赤子青如牛角李漢家春
米米自箕中跳出歛舉箕中又跳出寫置簞中又跳
出尋滅于桓温

涪陵樂氏婦頭上生角長三寸凡三截之又有馬氏
婦妊身兒脇下生其母無恙兒亦長育有馬生駒一
頭兩身相著六耳一牡一牝

偽前梁張重華在梁州時欲誅西河張祚祚廐馬數
丁匹同時皆無尾未幾祚遇禍

涼州楊樹生松松者不改柯易葉楊者柔脆之木松

生于楊豈非永久之業將集危亡之地耶是時張天

錫稱雄于涼州尋而降符堅以上自劉禪建興九年
起至此雜見三國志及

晉書

宋文帝元嘉末長廣人病差便能食而不得卧一飯
輒覺身長如此數日頭遂出屋刺史段寃度之為三
丈復還漸縮如舊經日而亡俄而文帝為元凶所害
齊武帝永明元年元日有小人發白虎樽既醉與筆
札不知所道直云憶高帝勅原其罪

明帝建武中南岸有一蘭馬走逐路上女子女子窘
急走入人家牀下避之馬終不置發牀食女子股脚

間肉都盡禁司以聞勅殺此馬是後頗有寇賊

東昏永光二年崔慧景舉兵向臺城武帝兄益州刺史蕭懿入援齊孝元即位兩日俱見

永光三年夜天開黃色明照須臾有物絳色如小甕漸大如倉廩聲隆隆如雷墜太湖中野雉皆雊人呼爲木殍

梁天監三年六月八日武帝講于重雲殿誌公太師忽然起舞歌樂須臾悲泣賦五言詩云樂哉三十餘悲哉五十里但看八十三子地妖災起佞臣作欺妄賊臣滅君子若不信吾言龍時候賊起且至馬中間

銜悲不見喜梁自天監至于大同五十餘年江表無事至太清二年臺城陷帝享國四十八年所言五十裏也太清元年八月十三侯景自懸弧來降在丹陽之北子地帝惑惑朱异之言納景景作亂始自戊辰之歲至五年帝憂崩

天監中誌公爲詩云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復有四城北火醜醜帝使周捨封紀之及中大同元年同泰寺灾帝啟封見捨手迹爲之流涕帝生于甲辰三十八剋建業之年也遇災歲實丙寅八十三矣四月十四日火起自浮屠第三層三者帝之昆季次

也

天監十五年七月荆州市殺人而身不僵首墮于地
動口張目血如竹箭直上文餘然後如雨細下是歲
荆州大旱近赤祥冤氣之應

武帝

普通二年八月丁亥始平郡石鼓村地自開成井方
六尺六寸深三十二丈

武帝

大同十二年正月送辟邪二于建陵左雙角者至陵
所右獨角者將引于車上振躍者三車兩轅俱折因
換車未至陵二里又躍者三每一振則車側人莫不
聳奮去地三四尺車輪陷入土三寸臣將爲變之應

後有侯景之亂

武帝

中大同元年春正月丁未曲阿縣建陵隧口石麒麟
起舞有大蛇鬪隧中其一被傷奔走

武帝

梁武帝太清二年春正月朔兩月相承如鈎見于西
方 是年五月兩月夜見于西方相承如鈎侯景遂
反

陳高永定三年有人長三丈見羅浮山通身潔白衣
服楚麗後二歲帝崩

陳後主禎明元年六月宮內水殿有刀鋸斫伐之聲
其殿因無故而倒七月朱雀船又無故自沉

禎明二年四月戊申有群鼠無數自洲岸入石頭渡
淮至青塘兩岸數日死隨流出江

甲午東冶鑄鐵有物赤色如數斗自天墜鎔所有聲
隆隆如雷鐵飛出墻外燒民家

禎明三年有船下忽聞人言曰明年亂視之得死嬰
兒長二尺而無頭明年陳滅

陳末時有一鳥獨足飛上宮城臺上以嘴畫地成文
云獨足上高臺盛草化爲灰欲知我家處朱門當水
開解者以爲獨足指後主獨行無衆盛草言荒穢隋
承火運草得火而灰及國破隋煬帝館于都水臺所

謂上高臺當水開也

陳後主時船下有聲云明年亂視之得嬰兒長三尺
而無頭蔣山衆鳥鼓兩翼以拊膺曰奈何奈何後主
自見大蛇中分首尾各走夜中索飯忽變爲血有血
露階至于坐牀頭而火起有狐入牀下捕之不見又
採木湘州擬造正寢棧至牛渚磯盡沒水中旣而漁
人見棧浮于海上及在東宮有一婦人突入唱曰畢
國主

陳後主未敗前蔣山衆鳥鼓翼而鳴曰奈何帝奈何
帝後主夢黃衣圍城乃盡去遶城橘樹

隋文帝時上黨有人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見人參一本枝葉峻茂因掘去之其根五尺餘具人體狀呼聲遂絕人參不當言有物憑之上黨黨與也親要之人黨晉王譖太子文帝聽邪言廢無辜用有罪因此而亂

隋開皇八年四月幽州人家以白楊本懸竈上積十餘年忽生三條長三尺餘甚鮮茂仁壽二年蓋屋人以楊木爲屋梁生三條長二尺京房曰后妃有顛木什反立斷枯復生獨孤后專恣之應

開皇十二年六月繁昌楊悅見雲中二物如羝羊黃色犬如新生大鬪而墜悅獲其一數旬失所在晉王毀皇太子之應

開皇十七年大興袁村設佛會有老翁皓首白裙襦衣來食而去衆莫識追而觀之行二里許不復見但陂中有白魚長丈餘小魚從者無數人爭射之弓折弦斷後竟中之剖其腹得稭飯始知此魚向老翁也後數日漕渠暴溢射人皆溺死

開皇末渭南有沙門三人于人場圃之上夜見大豕來詣其所小豕從者十餘謂沙門曰阿練我欲得賢聖道然猶負他一命言罷而去賢聖道者君上之所

行也皇太子當行君上之道而被囚廢之象也一命者言爲煬帝所殺

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中聞二豕語其一曰歲將盡阿耶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荅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天曉主人覓豕不得意是宿客而詰之宿客言狀主人如其言而得豕其後蜀王秀得罪帝將殺之平樂公主匡救得全後數年帝崩歲盡之應

開皇末高祖于宮中埋二小石于地以誌置床之所未幾變爲玉玉者至貴也賤將爲貴之象大業末盜皆僭號

仁壽元年蘭州楊樹上松生高三尺六節十二枝松不改柯易葉楊柔脆之木永久之業將集危亡之地也文帝廢太子立煬帝竟亡國

文帝

仁壽四年八月河間柳樹無故枯落而花葉復生木再榮國有大喪是歲文帝崩

仁壽四年有人長數丈見于應門其迹長四尺五寸其年帝崩

煬帝大業元年鴈門人房回安母年百歲頭生角長二寸婦人陰象角兵象也是後陰戎圍帝于鴈門

大業元年鴈門百姓間犬多去其主群聚于野形變如狼噉噬行人數年而止臣不下附之象

大業初恒山有牛四脚膝上各生一蹄其後建東都築長城開溝洫

義寧二年太原獻殺羊無頭而不死以上見宋齊梁陳隋五行志

北魏高祖延興元年九月臨淮公王讓表有猪生子一頭二身八足

正始四年八月京師猪生子一頭四耳兩身八足

宣武延昌四年七月陽平戌猪生一子頭面似人頂有肉髻體無毛靈太后幼主傾覆之徵也

世宗正始元年八月河內民席眾家鷄雛近尾上復

有一頭口目其二頭皆從頸後各有二翼二足旁行是時世宗任群小史有朋黨邪佞干政之驗

延昌四年十二月魏興太守常矯家黃雌鷄頭上肉角大如棗長寸三分角上生聚毛長寸半

肅宗正光元年正月虎賁中郎將蘭兜家鷄雄雌二各頭上生兩角其毛雜色上聳過冠時靈太后臨朝

專政

孝昌二年民有送死鴨雛一頭兩身四足四翅兩尾文德元年李克用獻馬二肘膝皆有鬣長五寸許蹄

大如七寸甌

北魏高祖二十三年三月陽曲縣羊生羔一頭二身
一牝一牡三耳八足尋高祖崩六輔專事

以上見北魏書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六月司農寺豕生子一首八足
身頸分爲二

高宗永徽四年宋州蔡道基舍傍有獸高丈餘頭類
羊一角鹿形馬蹄牛尾五色有翅鳥如畜形者有大
兵

儀鳳二年四月涇州獻小兒連心異體初鶉觚縣
士胡萬年妻吳生一男一女其胷相連餘各異體

析之則皆死又產復然俱男也遂育之至是四歲以

獻于朝

高宗

調露元年長安有牛無前膊三足而行者又有牛膊
上生數足蹄甲皆具者

高宗

調露元年鳴鵙群飛入塞相繼蔽野至二年正月復
還北飛至靈夏北悉墮地而死視之皆無首

高宗

武后垂拱元年九月淮南地生毛或白或蒼長者尺
餘遍居人牀下揚州尤甚大如馬鬣焚之臭如燎毛
占曰兵起民不安

長壽中東都天宮寺泥像流汗霹靂

武后

武后初酷吏丘神勣家狗生子皆無首當項如孔如口晝夜鳴吠俄失所在

長壽二年十月萬象神宮檉杉變爲栢象小人居君子之位 武后

中宗神龍元年安國獻兩首犬首多者上不一也神龍中東都白馬寺鐵像頭無故自落于殿門外睿宗先天初洛陽有牛左脇有人手長一尺或牽之以乞丐

玄宗開元四年安南都護府江中有大蛇首尾橫出兩岸經日而腐寸寸自斷數日江魚盡死蔽江而下十十五五相附著江水臭

開元十二年五月太原獻異馬駒兩肋各十六肉尾無毛

開元二十二年十二月己巳龍池聖德頌石自鳴其音清遠如鐘磬石鳴近石言也

天寶五載四月宰臣李適之列鼎具膳中夜鼎躍出相關不解鼎耳及足皆折 玄宗

天寶十載六月乙亥大同殿前鐘自鳴占曰庶雄爲亂

天寶十一載六月號州闐鄉黃河中女媧墓因大雨

晦冥失其所在乾元二年六月乙未夜瀕河人聞有風雷聲曉見其墓踊出下有巨石上有雙柳各長丈餘時號風陵堆占曰墳墓自移天下破

不止
天寶十三載汝州葉縣南有上塊關中有血出數日

蕭宗至德二載昭陵石馬汗出周武克晉州齊石像汗出此其類也杜少陵詩云石馬汗常趨

乾元二年七月乙亥渾天儀有液如汗下流

蕭宗

代宗大曆八年九月武功獲大鳥肉翅狐首四足有爪長四尺餘毛赤如蝙蝠羣鳥隨而噪之

大曆十三年二月太僕寺有泥像左臂上有黑汗滴下以紙承之血也

德宗興元元年春亳州真源縣有李樹植已十四年其長尺有八寸至是枝忽上聳高六尺周圍如蓋九尺餘李國姓也木生枝聳國有寇盜

貞元三年潤州魚鼈蔽江而下皆無首

德宗

貞元四年正月朔德宗御含元殿受朝賀質明殿階及欄檻三十餘間自壞衛士死者十餘人含元露寢大朝會之所御也正月朔一歲之元王者之事天所以敬之者重矣

貞元四年正月雨木于陳留十里許大如指長寸餘
中空所下者立如植木生于下而自上墮者上下易
位之象碎而中空者小人象如植者自立之象

貞元四年二月郊牛生犢六足 京師民家豕生子
兩首四足首多者上不一也

貞元四年宣州大雨震電有物墮地如豬手足各兩
指執赤斑蛇食之頃之雲合不復見

貞元四年夏鄭汴境內鳥皆羣飛集魏博田緒淄青
李納境內銜木爲城高二三尺方十里緒納惡而焚
之信宿又然烏口皆流血

貞元十年四月江西溪澗魚頭皆戴蚯蚓

貞元十二年九月己亥夜有流星起中天首如甕尾
如二百斛船長十丈餘聲如羣鴨明若火炬過月下
西流有聲礮礮墜地有大聲如壞屋者三在陳蔡間
貞元二十一年正月京師雨赤雪

憲宗元和八年西安西市豕生子三耳八足自尾分
爲二足多者下不一也

穆宗長慶二年十月夏州大風飛沙爲雉高及城堞
長慶三年十二月丁丑成都栗樹結實食之如李
長慶中新都大道觀泥人生鬚數寸拔之復生

翰林院有鈴夜中文書入則引之以代傳呼長慶中河北用兵夜輒自鳴與軍中息耗相應聲急則軍事急聲緩則軍事緩

文宗太和三年成都李樹生木爪空中不實

太和四年五月巳卯通化南北二門鑰不可開鑰入如有持之者破其管門乃入

開成元年京城有蟻聚長五六十步濶五尺至一丈厚五寸至一尺

文宗

武宗會昌二年春代州崞縣羊生二首連頸兩尾首上不一也

宣宗太中十年三月舒州吳塘堰有衆禽成巢濶七尺高一尺水禽山鳥無不馴狎中有如人面綠毛糾爪嘴者其聲曰其人謂之其蟲有鳥非常來宿于邑中國有兵人相食

懿宗咸通中吳越有異鳥極大四目三足鳴山林其聲曰羅平

咸通五年十月神策軍有浮屠像懿宗嘗跪禮之像没地四尺

咸通六年七月徐州彭城民家雞生角角兵象雞小畜賤類也下體生上之病

咸通七年荊州民家牛犢五足五年夏渝州江陽有
水牛生驢駒死

武后從姊子宗晉卿家牛生三角

咸通七年徐州蕭縣民家豕出囿舞又牝豕多將鄰
家羣豕而行復自相噬齧

咸通十三年四月晉陽民家有嬰兒兩頭異頸四手
聯足此天下不一之象是歲民皇甫及年十四暴長
七尺餘長啜大嚼三倍如初歲餘死

咸通十四年四月并州民產子二頭四手

咸通十四年四月李樹變爲木瓜李國姓也變者國

奪于人之象

咸通十四年七月襄邑獵者得雉五足三足出背上
足出于背下于上之象五足者衆也

僖宗乾符二年河北馬生人

乾符六年秋蜀郡婦人尹生子首如豕目在臍下冬
十一月內兩日並出而鬪又山陰民家有豕入室內
壞器用銜按缶置于水次

廣明元年絳州稷山縣民家豕生如人狀無眉目耳

髮

僖宗

廣明元年華岳廟玄宗御禦碑隱隱有聲聞數里浹

旬乃止近石言也

僖宗

中和元年九月長安馬生人

僖宗

光啟元年十二月陝州平陸集津山有雉二首向背而連頸者棲于集津倉廡後數日有羣雉數百來鬪殺之

僖宗

文明初新豐有馬生駒二首同項各有口鼻甫生而死

僖宗

昭宗大順元年六月資州兵王全義妻如孕覺物漸下入股至足大梅痛甚折而生珠如彈丸漸長如杯光化三年冬武德殿前鐘聲忽嘶啞天復元年九月

聲又變小

以上見唐五行志

梁祖末年多行誅戮一夕寢殿大棟忽墜于御榻之上初聞土落于寢帳上乃驚覺久之又聞有小木墜于帳頂間遂懼然下床未出殿門其棟乃墜遲明召諸王近臣令觀之夜來驚危幾不相見由是君臣相泣又曰驚憂之時如有人引頭于寢閣門內云裏面莫有人否所以急忙奔起得非官殿神乎他日又游於大地內西九曲池泛鷁舟於池上舟忽傾側上墮于池中宮嬪并內侍從官並躍入池扶策登岸移時方安爾後發痼疾竟罹其子友珪弑逆之禍

周太祖廣順初江南伏龜山掘得石函長二尺廣八寸中有鐵銘云維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葬寶公于是銘有引曰寶公嘗為偈大字書于版弔墓之人欲讀之者必施數錢乃得讀訖即纂之是時名士陸陞王鈞姚察而下皆莫知其旨或問之云在五百年後至卒乃歸其銘同葬焉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馮乘鷄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鄰家道闕隨虎遇明興其字皆小篆體具完其徐鉉徐楷韓熙載皆不能解及煜歸朝好事者云煜丁酉年襲位即乘鷄也開寶八年甲戌江南國滅是跨

犬也當王師圍其城而曹彬營其南是子建司南位潘美營其北是安仁夜秉燈也其後太平興國三年錢俶入覲即東鄰也家道闕意無錢也隨虎遇戊寅年也

南唐將歸我宋數年前昇元寺殿基掘得石記乃詩

識其辭曰若問江南事江南事不憑抱雞昇寶位

煜丁酉走犬出金陵 謂王師甲子建居南極

年也安仁秉夜燈 謂潘美恐有伏東陵驕小女騎虎

乃子渡河水 錢俶以戊寅年入朝盡獻

李後主初即位中使趙希操奉使江西夜宿姑熟中

宵忽聞二人相語曰君自金陵來新主何以爲理一人曰聞新主以仁孝爲理又曰如是則明主也久之又聞一人曰然則水木之歲當至汴梁希操心喜以爲後主終得中原果以乙亥歲國除甲戌歲有衛兵秦福自毀其鞋跣足升殿御座論者以爲鞋者履也履與李同言李氏將敗此殿爲秦人所得也秦趙古同姓李煜末年有衛士秦友登壽昌堂榻覆其鞵而坐訊之風狂不寤識者云鞵履也李氏將覆于此地而爲秦所有乎履與李友與煜同音趙與秦同祖也又煜宮中盛雨水染淺碧爲衣號天水碧未幾爲王師所

克士女至京師猶有服之者天水國之姓望也

孟昶賦歛無度射利之家配卒尤甚旣乏緡錢惟仰在質物乃競書簡札揭于門曰今召王收贖又題桃符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昶以其年正月降王師即命呂餘慶知成都而長春乃太祖誕生節名也召與趙贖與蜀同音

劉鋹令民家置貯水桶號防火桶又鋹末年童謠曰羊頭二四白天雨至後王師以辛未二月四日擒鋹識者以爲國家以火德王房爲宋分羊未神也雨者王師如時雨也防與房桶與宋同音

古史記卷二十四
王衍乾德五年七月天富倉米中生蟲如小蜂尾後
如米粒曳之而行

以上五代史

太祖潛耀日常與一道士游關河無定姓名自曰混
沌或又曰真無每劇爛醉且善歌能引其喉於杳冥
之間作清微之聲時或一二句隨天風飄下惟太祖
聞之曰金猴虎頭四真龍得真位至醒詰之則曰醉
夢豈足憑邪至膺圖受禪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也
自御極不再見下詔草澤徧訪之或見於轅轅道中
或嵩洛間後十六載乃開寶乙亥歲也上元祓禊駕
幸西沼道士忽醉坐水次木陰下笑揖上曰別來安

善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後掖恐其遁急回蹕見
之一如平時抵掌浩飲上曰久欲見汝決一事我壽
還得幾多在道士曰但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晴則可
延一紀不爾則當速措置上酷留之俾居後苑苑吏
或見宿于木末鳥巢中數日忽不見上切切記其語
至所期之夕上御太清閣以望氣是夕果晴星斗明
燦上心方喜俄而陰霾四起天地陡變雪雹驟降移
杖下閣急傳宮鑰開門召開封尹即太宗也延入內
寢酌酒對飲宦官宮妾悉屏出但遙見燭影下太宗
時或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漏三鼓雪已數寸上

引柱斧截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如雷是太宗留宿禁內將五鼓周廬者寂無所聞帝已崩矣

湘山野錄

仁宗嘉祐中邕中佛寺塑像其手忽震動晝夜不止未幾交趾入寇城陷其後又動儂智高屠其城宣州亦有鐵佛坐高丈餘身忽迭前迭却若俯而就人者數日土人方駭既而大火蓋幾邕州之異

冷齋夜話

神宗熙寧元年恩州武城縣有旋風自東南來望之插天如羊角大木盡拔俄頃旋風捲入雲霄中既而漸近所經縣城宦舍民居畧盡悉捲入雲中縣令兒女奴婢卷去復墜地死傷者數人民間死傷亡失者不可勝計縣城悉爲丘墟遂移縣

神宗熙寧癸丑華山阜頭峯崩峯下一嶺一谷居民甚衆皆晏然不聞乃越四十里外平川土石雜下如簌揚七社民家壓死者幾萬人壞田七八千頃固可異矣紹興間嚴州大水壽昌縣有一小山高八九丈隨水漂至五里外而四傍草木廬舍比水退皆不壞則此山殆空行而過也

陸務觀筆記

元豐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數見而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元年以

後大作每得人聲則出先若裂屋摧倒之聲其形僅丈餘髣髴如龜金眼行動硜硜有聲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不能施又或變人形亦或爲驢自春歷夏晝夜出無時遇冬則罕見多在掖庭宮人所居之地亦嘗及內殿後習以爲常人亦不怖宣和末寢少而亂遂作

括異志

昭陵上賓前一月每夜太廟中有哭聲不敢奏一日太宗神御前香案自壞

哲宗元祐癸酉九月一日夜開寶寺塔表裏通明徹旦禁中夜遣中使齋降御香寺門已閉既開寺僧皆

不知也寺中望之無所見去寺漸明後二日宣仁上

仙

括異志

徽宗崇寧間夢青童自天而下出玉牌有字曰丙午昌期真人當出上謂丙午是昌盛之時真仙當降預製詔書具陳夢意令天下尋訪異人了無所得乙巳內禪意當丙午之期矣而次年有北狩之禍徽宗北行每語青童夢在其無驗後乃悟丙午是猖獗之期而女直之人出也

筆談

崇寧四年三月鑄九鼎用金甚厚取九州水土鼎中既奉安于九成宮車駕臨幸徧禮焉至北方之寶鼎

忽漏水溢于外劉炳繆曰正北在燕山今寶鼎但取水土于雍州境宜不可用其後竟以北方致亂

政和七年詔修神保觀俗所謂二郎神者京師人素畏之自春及夏傾城男女負土以獻揭榜通衢云其人獻土又有飾形作鬼使巡門催納土者或以爲不祥禁絕之後金人幹離不圍京師其國謂之二郎君

云 徽宗

宣和元年夏開封縣前茶肆中有異物如犬大蹲踞卧榻下細視之身僅六七尺色蒼黑其首類驢兩頰作魚頷而色正綠頂有角生極長于其際始分兩岐

聲如牛鳴與世所繪龍無異茶肆近軍器作坊兵士共殺食之已而京城大水訛言龍復讐云 括異志

宣和初都下有朱節以罪置外州其妻年四十居望春門外忽一夕頤頷痒甚至明鬚出長尺餘人問其實莫知所以賜度牒爲女冠居于家盖女胡犯闕之兆也又淮南民家兒四歲自耳目下皆生鬚長寸餘能作大字其父入都持兒示人日得數緡月餘人傳曰于某處看胡兒也亦胡寇之警云 墨客揮犀

道教之方盛也一時詔命章表皆指佛爲金狄焉試舉其略政和元年四月詔曰朕每澄神默受命訂正

訛俗閔中華被金狄之教盛行而至真之道未政宣
和三年十一月詔曰噫金狄胡風陰邪之氣源流派
分使信者以寂滅爲樂豈非陰氣襲而陽魄散邪林
靈素凡四五表皆以金狄爲語如賀神霄降云蠢金
狄之盛羣于丹霄之正法如謝駕幸寶籙院聽講大
同經云幸際玉霄之主是膺金狄之風又云金狄至
而華風變又云期銷金狄之魔宣和元年道德院方
奏金芝生車駕幸觀因幸蔡京家鳴鸞堂置酒時蔡
京有詩徽宗即席賜和曰道德方今喜迭興萬邦從
化本天成定知金帝來爲主不待春風便發生其後

女真起海上滅遼陷中原以金爲國號讖金狄之禍
而金帝之來不待春風蓋虜以靖康元年冬犯京師
以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城陷時太史預借春出土牛
以迎新歲竟無補於事則徽宗賜和之句甚符其讖
可勝嘆哉

宣和五年間每夜漏三鼓街衢稍寂滿耳聞犬吠聲
勢若舉禁城內百萬之犬俱嗥無復聞人聲每深夜
獨行附近察遠傾耳聽之不見犬也當時以爲異及
靖康末虜犯京師至今都之始悟其異晉廬江河氏
家忽聞地中有大聲掘得一犬并雌雄二雛里中猶

有蠻夷之禍况此聲舉城之多邪

宣和六年御樓觀燈時開封尹設次以彈壓于觀下
帝從六宮于其上以觀天府之斷決者簾幕深密下
無由知衆中忽有人躍出黑色布衣若寺僧童行狀
以手畫簾出指斥語執于觀下帝怒甚令中使傳旨
治之箠掠亂下又加炮烙詢其誰何略不一語亦無
痛楚之狀又斷其足筋俄施刀變血肉狼藉帝大不
悅爲罷一夕之懽竟不得其何人付獄盡之

鐵圍山叢談

宣和七年春相州士人來京師調官歸出封丘門見
婦人着紅背子戴紫幘首行於馬前相去十餘步無

僕從隨後甚異之策馬追逐婦人行跡不加速終不
可及到陳橋鎮忽小立回顧曰汝爲見躡切無起妄
想且得大禍吾乃太社之神奉上帝命部押汴都諸
神五百輩赴東嶽收管不爲汝得見之俄風吹羃墮
士人喜而就視乃大面如盤無口與鼻但縱橫數十
眼光閃罔然其人絕叫墮地移時始甦密與識者言
疑神祇捨去非國之福明年果受兵城遂陷

獨異志

宣和七年牡丹皆開作金色又變黑色柳皆生黃花
大如林檎

宣和末禁中訛言崇出深邃之所有水殿一游幸之

古史談苑 卷二十四
所不到一日忽報池面蓮花盛開非常年比裕陵携
嬪御闈宦往觀之既至彼則有婦人俯首凭欄者若
熟寢狀上云必是先在此祗候太早不得眠所以然
喻左右勿恐懼見其纈髮如雲素頸燦玉呼之凝然
不顧上訝之自以所執玉塵揮觸之愕然而起回首
乃一男子鬚髯如棘面長尺餘四目若電極爲可畏
從駕之人悉皆辟易驚仆上亦爲之失措逡巡不見
上急命回輦未幾京城失守

宣和間沂密有優人持二子號胡孩兒年各六七歲
童首長鬚所至觀者如堵自云其婦孿生此二子生
而有髭亦不知優人所自來後失所在尋而胡醜亂
華蓋人妖也

欽宗靖康元年梨樹生豆筴木香架生蒲菘可食王
殿直家籠中貯松花及起籠每一片中雪白小松一
小株又寶籙宮前柱忽生松一枝童貫轎中木板生
雜草斫剗復生

建炎二年十一月高宗在揚州郊祀後數日有狂人
具衣冠執香爐携絳囊拜于行宮門外自言天遣我
爲官家兒書于囊紙刻于右臂皆是語鞠之不得姓
名高宗以其狂釋不問明年二月金人犯維揚三月

有明受之變

建炎巳酉秋杭州清波門內竹園山平地涌血須臾成池腥聞數里明年金人殺戮萬人即暗竹園也熙寧八年杭州地涌血者三最後流入于河腥不可聞建炎二年杜充爲留守天雨紙錢于營中厚盈寸明日與金人戰敗績紙白祥也

高宗紹興元年四月庚辰閬州有狂僧衰經哭于郡譙門曰今日佛下世且言且哭實隆祐太后上仙日云閬距行都萬里踰月而遺詔至

紹興二年宣州有鐵佛像坐高丈餘自動迭前迭却若偃而就人者數日旣而郡有火火氣盛金失其性而爲怪也

紹興二年二月温州戒福寺銅佛像頂珠自動光彩激射經日不停數日火作寺焚

紹興五年行都雨木與唐貞元陳留雨木同占木生于下而自上隕將有上下易位之象

紹興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侵晨日出如在水面色淡而白中有二人一南一北南者色白北者色黑相與上下甚速至日中光彩射火以水照之祇見南白一人餘不見是年十二月逆亮送死于淮南悟黑

古史談苑 卷二十四
人爲亮云

孝宗淳熙十四年正月紹興府有狂人突入興平郡王第升堂踐王坐曰我太上皇孫來赴郡鞠訊終不語亦狂咎也是冬高宗崩明年八月王薨

淳熙十六年七月晉陵民析薪中有木字曰紹興五年如是者二是時紹興猶未改元其後果止五年此木妖也

宋以周顯德七年庚申得天下圖讖謂過唐不及漢一汴二杭三閩四廣又有寒在五庚頭之謠故宮漏有六更按漢四百二十餘年唐二百八十九年開慶

元年宋祚過唐十一年滿五庚申之數至德祐二年正月亡得二百一十七年而見六庚申如宮漏之數

古史談苑卷之二十五

吳郡錢世揚稱孝父纂

神達部第三

災青中

孝王北獵梁山有獻牛足出背

足當處下今出背
上象孝王背朝以

干三也北者陰也牛者丑之畜衝在
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死也

孝王惡之六月

中病熱六日卒

昭帝時昌邑王賀遣中大夫之長安多治仄注冠

形側

立而
下注

以賜大臣又以冠奴冠者尊服奴者賤人作非

常之冠以冠奴當自至尊墜至賤也又見大白狗三

尺無頭其頸以下似人冠方山冠以五采綬爲之而無尾賀以問郎中令龔遂曰此天戒言在仄者盡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賀旣廢宣帝封爲列侯復有臯死不得置後此犬無尾之効也賀又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龔遂曰熊山獸也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宮室將空也

霍光妻顯將敗時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否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數號殿前樹上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霍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霍禹夢車騎

聲正謹來捕禹未幾難作

東海太守翟義舉兵誅王莽時其兄宣居長安家數有恠夜聞哭聲聽之不知所在滿堂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雁數十比驚救之已皆斷頭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後數月義敗夷三族

後漢盧景初生頂有白毛一叢數之得四十九莖後四十九年卒

驤將軍朱猗戍壽陽婢炊飯忽有羣鳥集竈競來啄噉婢驅逐不去獵狗咋殺兩鳥餘鳥因共啄殺狗反噉其肉惟餘骨存明年猗死

李勝爲河南尹廳事前屋棟壞令人更治之小材一枚激墮正搗受符吏石虎頭斷之旬日遷荊州刺史未之官以曹爽事誅

吳太皇時朱休之家犬歌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當年故復可明年當奈何休殺其犬明年休家人並死

孫亮與孫峻謀誅諸葛恪恪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將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易衣易水其臭如初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復起犬又銜其衣恪逐犬升車初恪將征淮

南有孝子着縗衣入其閭中詰問之不自覺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出行之後廳事屋棟中折遂伏誅吳戍將鄧喜殺猪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喜引弓射中之咋咋作聲繞屈三日後喜闔門被誅

公孫淵將滅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

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啄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

張華將被害見劍穿屋而飛莫知所向封壯武郡桑

化爲栢

石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爲螺人以爲族滅之

應

衛瓘家亦然

晉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畜作聲曰韓屍屍識者曰韓氏將死也屍屍者盡死意也其後韓謚誅而韓族殲焉

晉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瑤家忽聞地中有犬聲視聲發處上有蟻穴瑤以杖刺之入數尺覺有物掘之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猶未開形大于常犬哺之而食左右咸往觀焉長老云此名犀犬得之者昌宜當

養之以目未開還置窾中覆以磨礮宿昔發視左右無孔遂失所在至太興中吳郡太守張懋聞齋內床下犬聲求而不得旣而地坼有二犬子取養之皆死懋爲吳興兵沈充所殺

元帝太興四年瀟縣何旭家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一母犬青鬖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不知所在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雌一雄哺養之雌死雄活及長爲犬善嗜獸其後旭里中爲蠻所殺

晉太元中桓謙家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鎧持槊乘具裝馬從埒中出精光耀日遊走宅上數百爲群部

障指麾更相撞刺馬旣輕快人亦便捷緣几登竈尋飲食之所或有切肉輒來叢聚力所能勝者以槊刺取徑入穴中道士朱應子令作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掘之有斛許大蟻死穴中謙後以門釁同滅晉義熙十一年京師大火吳尤甚火防甚峻王弘時爲吳郡晝在廳事見天上有一赤物下狀如信幡遙集路南人家屋上火即大發弘知天災不罪火主晉義熙中義陽葛輝夫在婦家宿三更後有兩人把火至階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悉變蝴蝶飛散有衝輝夫腋下便倒地少時死

諸葛長民富貴之後常一月中輒十數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毛修之常與同宿問其故長民曰正見一物甚黑而有毛脚不分明音律非我無以制之後來轉數屋中柱及椽桶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應刃隱藏去輒復出又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于壁見有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斫之豁然不見未幾伏誅

溫嶠至牛渚磯水深不測底有音樂之聲世云下多怪物嶠然犀角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車馬着赤衣者嶠夜夢人謂已曰與君幽明道別

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未幾卒

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
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
皆不虛檀越惟當勤修道德以升躋神明耳言訖不
見坦之尋亦卒

苻卓討王敦嘗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
心甚惡之其家金櫃鳴聲似槌鏡清而悲巫曰金櫃
將離是以悲鳴義陽太守周慮知敦意以敦無備詐
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捕魚乃襲害之殷仲文亦
照鏡不見其頭尋誅

周筵自歸王敦于姑熟立宅宇所起五間六梁一時
躍墜地餘桁獨立柱頭零節之上甚危雖人功不能
然也明年錢鳳謀亂遂族滅筵姑孰尋亦爲墟

桓溫從南州還拜簡文帝陵左右覺有異旣登車謂
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旣不述帝所言故衆莫之知
但見將拜時頰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形貌
有人荅涓爲人肥短黑色甚醜桓云向亦見在帝側
形亦如此意惡之遂遇疾而薨

晉豫州刺史劉德願鎮壽陽住內屋閉戶未合有人
頭進門扉窺看戶內是丈夫露髻團面內人驚告把

火搜覓了不見人劉明年被誅

謝安于後府接賓婦劉氏見狗銜謝頭來久之失所
在是月而薨

阮明泊舟西浦見青衣女子彎弓射之女即軒雲而
去明尋被害

王淪在庭中行帽忽自落仍乘空如人所著及愉母
喪月朝上祭酒器在几上須臾下地復還登牀尋而
兒綏懷貳伏誅

王綏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于床流血滂沱俄
拜荊州刺史坐父愉之謀與弟納並被誅

高惠清爲太尉主簿有群鼠更相銜尾自屋梁相連
至地清尋得瘖疾而亡

桓振在淮南夜聞人登床聲振聽之隱然有聲求火
看之見大聚血俄爲義師所滅

高衡爲魏郡太守戍石頭其孫雅之在廐中云有神
來降稱白頭公拄杖光輝照屋與雅之輕舉宵行暮
至京口來還後雅之父于爲桓玄所殺

輔國將軍孫無終家於地中聞犬子聲尋而地拆有
二犬子皆白一雌一雄養之皆死後無終爲桓玄所
殺

古史談苑 卷三十五
劉寵居湖熟每夜門庭有血數升不知何來後寵爲折衝將軍北征將行炊飯盡變爲虫其家人蒸炒亦盡變爲虫火愈猛虫愈壯軍敗爲徐龕所殺

劉毅鎮江州爲盧循所敗惛燥逾劇及徙荊州益復怏怏嘗伸紙作書約部將王亮作逆忽風展紙不得書毅仰天大詬風遂吹紙入空須臾碎裂如飛雪紛下未幾劉裕斬毅

傅亮爲護軍兄子珍夜忽見北窗外樹下有一物面廣三尺眼橫豎狀若方相珍遑遽以被自蒙久乃自滅後亮被誅

宋王仲文爲河南主簿居緱氏縣晚行澤中見白狗愛之欲取之忽變形如人狀似方相目赤如火磋牙吐舌伸文大怖與奴擊之不勝而走告家人合十餘人持刀捉火自來視之不知所在月餘仲文復見之與奴並走未到家伏地俱死

鮑靚爲南海太守嘗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王機時爲廣州刺史入厠忽見二人著烏衣與機相捍良久擒之得二物似烏鴨靚曰此物不祥機焚之逕飛上天機尋誅死

檀道濟居青溪夜忽見人來縛已欲呼不得至曉乃

古史談苑 卷二十五
解猶見繩瘡此宅先是吳將步闡所居諺云揚州青
是鬼營青溪青揚是也自步及檀皆誅

文帝元嘉四年王徽之爲交州刺史在道有客命索
酒炙言未訖而炙至徽之取自割終不食投地大怒
少頃顧視向炙已變爲徽之頭乃大驚覩其首在空
中揮霍而沒至州便殞

元嘉中李道豫家狗卧于當路豫蹴之狗曰汝即死
何以蹴我未幾豫死

元嘉五年秋豫章胡充有大蜈蚣長三尺落充婦與
妹前令婢挾擲婢纔出戶覩老嫗衣服臭敗兩目無
精六年三月合門死亡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劉斌爲吳郡婁縣有一女夜乘
風雨恍忽至郡城內自覺去家正炊頃衣不沾濡曉
在門上求通言我天使也府君宜起迎我當大富貴
不爾必有凶禍斌問所以來不自知也謂是狂人以
付獄其家迎之數日乃得去後二十日斌誅

卞伯玉作東陽郡竈正熾火有雞遙從口入良久冲
突而出毛羽不焦鳴啄如故伯玉尋病殞

司空張仲舒以元嘉十七年七月中晨夕間見門側
有赤氣赫然後空中忽雨絳羅于庭廣七八分長五

古史記卷之三十五
六寸皆以箋紙繫之紙廣長亦與羅等紛紛甚駛仲舒惡而焚之猶自數生州府多相傳示張暴疾而死謝靈運以元嘉五年忽見謝晦提其頭來坐別床血色淋漓又所服豹皮裘血淹滿篋及爲臨川郡飯中歛有大虫謝遂被誅

謝晦見壁間有赤鬼長三尺手擎銅盤滿中是血晦得乃紙盤須臾而沒

宋永初三年謝南康家婢行逢一黑狗語婢云汝看我背後婢舉頭見一人長三尺有兩頭婢驚返走人狗隨至舉家避走婢問狗來何爲狗云欲乞食耳于

是爲設食食訖兩頭人出婢曰人已去矣狗曰正已復來良久乃沒後家人死喪殆盡

庾寔妻毛氏于五月五日曝薦席忽見其三歲女在薦上卧驚怛便滅女真形在別床如故不旬日而天新野庾謹母病兄第三人悉侍疾白日燃火忽見帳帶自卷自舒須臾床前聞狗聲舉家共視了不見狗見一死人頭在地頭猶有髮兩眼尚動甚可憎惡其家怖懼于後園瘞之明日乃出土上兩眼猶爾即又埋之後日復出乃以塶頭合埋之遂不復出其母便
亡

錢塘人姓杜船行時大雪日暮有女子素衣來岸上
杜曰何不入船遂相調戲杜閣船載之後成白鷺飛
去杜惡之便病死

新野趙貞園中種葱未經抽拔一日盡縮入地後貞
兄弟相次分散

齊州刺史李元讓亡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凶問又
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綱佐餞別者見
而拭之後復如此

到遁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兩三人持壘刷其家門
須臾而滅明日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應朝廷

遁猶豫見殺

以上見宋史

齊永明五年吳興東遷民吳休之家女人雙生二兒
胷以下臍以上合

王茂以元勳梁武賜以鐘磬之樂茂在江州夢鐘磬
在格無故自墮心惡之及覺命奏樂既成列鐘在格
果無故編皆絕墮地茂曰此樂天子所以惠勞臣也
樂既極矣能無憂乎俄而病卒

梁太清元年丹陽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頂上大如兩
歲兒墮地而言曰兒是旱疫鬼不得住母曰汝當令
我得過疫鬼曰有上官上日何得自由母可急作絳

古史談苑 卷三五
六
帽故當無憂母不暇作帽以絳繫髮自是旱疫二年莫氏鄉鄰多以絳免他土效之無驗

河東王蕭譽將敗引鏡照不見其頭見長人蓋屋兩手據地噉其臍又見白狗大如驢從城出不知所在蕭思話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厨下忽于斗下得二死雀思話歎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既而被繫

劉敬宣嘗夜與僚佐宴空中有投一隻芒屨于坐中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着耳鼻間並欲壞頃之爲王猛子所殺

王瑩封建城縣公將拜鑄印六鑄而龜六毀既成頸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卒

顏延之愛妾死痛惜甚至忽見妾排屏風壓延之延之懼墜地因病卒

蘇威有鏡殊精好曾日蝕既鏡亦昏無所見威以爲左右所污不以爲意他日日蝕半缺其鏡亦半昏於是始寶藏之後櫃內有聲如磬尋之乃鏡聲也無何而子首歧死鏡更有聲亡何威敗不知所在

周文育于軍市中忽聞小兒啼一市並驚聽之在土下軍人掘焉得棺長三尺文育惡之俄而見殺

李廣博涉羣書有才思嘗早朝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我似睡非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恍惚不樂數日遇疾積年不起

廣古今五行志

大業中齊王暕于東都起第新構寢堂其杅無故而折天下皆以暕次當立後竟得罪于帝爾朱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槩忽聞局上談然有聲一局子盡倒立世隆甚惡之又曾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就視而世隆寢如故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持去意殊不適又

此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田帖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今日且爲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于洛濱游觀至晚王還省將車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爲記識亭長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跡入者此奴固陳不已公文列訴尚書都令史謝遠疑謂妄有假借白世隆付曹推驗時都官郎中穆子容究之奴言初來時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嫌遲遣催車車入到省西門王嫌牛小繫于關下槐樹更將一青牛駕車令王着白紗高頂帽短小黑色儻從皆裙襦袴褶握板不似常時服章遂遣一吏將

奴送入省中廳事東閣內東廂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奴云入此屋中有板牀上無蓆大有塵兼有甕米奴搗牀坐兼盡地戲甕中米亦握看之子容與謝遠看之閉極久全無開跡及入床皆符同具以此對世隆世隆悵然意以為惡未幾見誅

北史本傳

齊趙郡王高叡方寢見一人長丈五尺臂丈餘當門向牀以臂壓叡良久遂失明且為太后拉殺之

竇泰將發鄴未行之前夜三更忽有朱衣冠幘數千人入臺云收竇中尉宿直兵吏皆驚其人入數屋俄頃而去旦視關鍵不異方知非人皆知其必敗至小

關為周文帝所襲眾盡沒自殺

薛延陀將滅有丐食于其部者延客帳中妻視客人而狼首主不覺客已食妻語部人共追之至鬱督軍山見二人焉曰我神也薛延陀且滅追者懼却走遂失之後果敗于此山下

如意中濟源路敬淳家水碾柱將壞易之為薪中有鮎魚長尺餘猶生

來俊臣婢產肉塊如二升器剖之有赤蟲須臾化為蜂螫人而去

來俊臣家井水變赤如血井中夜有嗟嘆聲以木棧

古史記卷之五
之木忽自投于步外

少陵原楊慎矜父墓草木皆流血慎矜令浮屠史敬思禳之退朝裸而桎梏于叢棘間如是數旬流血不止

開元宋裴武公軍夜宿武休帳前見一介冑者擲一紙書而去武公取視乃四韻詩云屢策羸驂歷亂岫叢風映日晝如曛長橋駕險浮天漢危棧通歧觸岫雲却念淮陰空得計又嗟忠武不堪聞廢興盡係前生數休炫英雄勇冠軍武公得詩大不悅紙隨手落爲燼信知鬼物所製也出師大不利武公射中臆下

病月餘薨

李林甫第東北隅每夜火光起或有如小兒持火出入者

李林甫晨起盥飾將朝取書囊視之中有物如鼠躍于地變爲狗壯大雄目張牙視林甫林甫射之中殺然有聲隨箭沒

平康坊南街廢蠻院即李林甫舊宅也林甫于正堂後別創一堂製度彎曲有却月之形名曰月堂木土秀麗精巧當時莫儔也林甫每欲破滅人家即入月堂精思極慮喜悅而出必不存焉及將敗林甫于堂

上見一物如人動遍體被毛毛如豬立鋸牙鉤爪三尺餘以擊林甫目如電光而怒視之林甫連叱不動遂命弧矢毛人笑而跳入前堂堂中青衣遇而暴卒經于廐中善馬皆死不累日而林甫卒
李德裕爲新繁令䟽鑿東湖夢一叟曰潛形其下幸庇我明府七九之年當相見萬里外後于土中得墓徑數尺投之水而德裕以六十三卒海外果應後托夢于令狐綯曰願公哀之使我歸葬綯曰衛公精爽可畏哉乃自上得以喪還

李輔國恣橫無忌上久切齒先是肅宗賜輔國香玉

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奇巧非人間所有玉之香聞數百步輔國常置座側一日方巾櫛辟邪忽一大笑一悲號涕泗交下輔國惡其怪碎之如粉投廁中常聞冤痛之聲不周歲輔國爲盜所殺初碎辟邪輔國嬖奴幕客官人知異常物隱屑二合魚朝恩不思輔國之禍以錢三十萬買之及朝恩將伏誅其香化爲白蝶竟天而去議者以奇香異寶非人臣所宜有也文宗太和九年鄭注篋中藥化爲蠅數萬飛去注始以藥術進化爲蠅者敗死之象也

乾符中神仙驛有巨蛇黑色高三十餘丈諸小蛇如

古史談苑 卷三五
椽如柱如十石五石甕者數百頭隨之自東向西羣
隊行旅自辰時已前見之至酉時方盡不知其長幾
里也將盡有一小兒執紅旗立于蛇尾之上跳躍鼓
舞而過是歲山南節度使楊守亮敗

唐路巖相自成都移鎮渚宮升所乘馬忽作人語且
曰蘆荻花此花開後路無家不久及禍

荆公未病前一歲白日見一人上堂再拜乃故羣牧
吏死已久矣荆公驚問何故來吏曰蒙相公恩以待
制故來荆公愴然問雱安在吏曰見今未結絕了如
要見可于某夕幕廡下切勿驚呼惟令一親信者在

側荆公如其言頃之見一紫袍博帶據案而坐乃故
吏也獄卒數人枷一囚自大門而入身具桎梏曳病
足立庭下血汚地呻吟之聲殆不可聞乃雱也雱對
吏云告早結絕良久而滅荆公幾失聲而哭爲一指
使掩其口明年荆公薨

貴耳集

荆公薨之前一歲凌晨闈者見一蓬頭小青衣送白
楊木笏裹以青布荆公惡甚棄之墻下曰明年祖龍
死 唐相趙憬將薨長安諸城門金吾見一小兒衣
豹犢鼻携五色繩子覓趙相公不旬日憬薨此相類
也

談圃

王禹偁謫守黃州有二虎一虎死食之殆半群鷄夜鳴日官謂守土者當其咎太宗惜其才即徙蘄州謝表有茂陵封禪之書正期身後之語帝深異之促詔還臺未行捐館

澠水燕談

元祐四年王闢之至河東一日與郡僚旅見提刑孫亞夫孫曰近日府中角聲不和應在太守時蒲資政方到未幾王震侍制自同復鎮蒲俱丁母夫人憂去至九月孫復語郡官曰角聲不和尤甚前日尋報蒲中行龍圖自襄移蒲十月到官明年春病卒其驗如此不知何術

燕談

趙武仲鎮襄陽郡廳相對有雅歌樓雄麗特甚一日趙方坐衙忽覩樓中妓女人物雜還宴飲趙怒以爲僚屬置宴畧不避忌亟遣人覘之則樓門扃鑰甚嚴凝塵滿室識者疑其不祥章叔恭時爲倅一日坐中堂閱案牘至夜分忽若有人自後呼曰快去快去此地不久也疑之越月而亂作城池生聚一旦灰燼張康孫宰溧陽日晨有道士來謁授以藥二粒且以椽栗四十枚付之戒曰此去千日當有大危宜封識如法勿令妾婦見之庶緩急可爲備後至揚州遇母舅錢勰穆父携二侍姬來偶探藥囊而未及取尋而

得疾取藥無有矣計其時正三年竟不起云

翟公巽參政靖康初召爲翰林學士過泗川謁僧伽像見鬚忽涌出長寸許問他人皆不見怪之一僧在旁曰公雖召還恐不久復出公扣之曰鬚出者須出也果驗

朱宋卿知無爲軍忽得匿名書云欲取郡將之首朱大恐每夜集壯兵環宿卧室擊鼓傳漏至達旦一日天明失其所在舉城惶惶相與窮索得於後園醱醱架下昏昏如醉不能言其所以至也後數年卒於海陵

賈似道當齋雲水千人其數已足有一道士衣裾襤褸至門求齋主者以數足不肯引入道士堅求不去不得已于門側齋焉齋罷覆其鉢于案而去衆將鉢力舉之不動啟于似道自往舉之乃有詩二句云得好休時便好休收花結子在綿州後死木綿菴此其兆云

賈似道起復之日方拜家廟忽聞內有裂帛聲衆賓愕然密詢左右知家廟棟裂皆逡巡而退

至正丙申二月海鹽趙初心掃墓忽聞如老鶴作聲憂憂不絕乃在一栢樹頂間衆樹同聲和之一二時

古史談苑卷之二十五
方止八月苗軍火其居明年六月紅軍掠貨財婦女
而侄善如死于難

至正甲辰四月十五日華亭邵浦雲之西清菴廊屋
十九間每間屋柱皆有聲其聲若以掃覆水盆而擊
其底者人以手按之則振掉而起經時乃止按軋坤
變異錄人君宮室無故有音聲主兵起若人家主家
亡以上各條本傳間書五行志

古史談苑卷之二十五

古史談苑卷之二十六

吳郡錢世揚傳孝父纂

神達部第三

災眚下

吳王濞未反時二城門自傾大船自覆 大司馬霍

禹及董賢未誅時所居第門俱自壞

吳王濞持有馬生角角在耳前上向左角長三寸右
角長二寸皆大二寸

漢文帝十二年吳地馬生角在耳前上向右角長三
寸左角長二寸皆大二寸馬不當生角猶吳不當舉

兵向上也

文帝後五年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後六年吳楚畔濟南膠西膠東三國應之舉兵至齊齊猶與城守三國圍之會漢破吳楚因誅四王

景帝二年九月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角兵象老人吳王象年七十七國象也 晉武帝泰始五年元城人年七十生角乃趙王倫之應

景帝三年二月邯鄲狗與彘交是時趙王遂悖亂與吳楚謀逆遣使匈奴求助兵卒伏臯犬兵革失衆之占豕北方匈奴之象交異類以生害也

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王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其月燕刺王旦謀反伏誅

燕王旦在明光宮欲入所卧戶三百盡閉使侍者二十餘人開戶戶不開其後旦謀反自殺

昭帝元鳳元年燕王旦與長公主左將軍謀爲大逆宮永巷中豕出圈壞都竈銜其鬮六七枚置殿前燕王不改卒伏辜

王莽篡位長安有狂女子碧名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收捕殺之

古史記卷二十六
王莽三年池陽縣有小人景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小大各相稱三日止

王莽地皇元年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藏在室匣中者出自樹立外堂上良久乃委地

王莽時未央宮中天雨五銖錢至地悉爲龜

獻帝初童謠云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寧千里草爲董十日卜爲卓未幾爲王允所殺 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無從下發端者今二字如此天意若曰卓自下摩上以臣陵君

董卓將誅有人書呂字于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

乎有告卓者卓不悟又有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猶不生後李傕郭汜改葬董卓大風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

趙王倫既篡京師得異鳥莫能名倫使人持出問人宮西有小兒曰服留鳥翳使者還白倫倫使更求乃將入宮密籠鳥并閉小兒戶中明日視之悉不見倫有目瘤之疾言服留者謂倫留將服其罪也尋而倫誅

永寧初齊王冏倡義兵誅亂逆乘輿反正忽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產門者詰之婦曰我截臍便去耳

古史記卷二十六
時齊王冏匡復王室天下歸功識者惡之後果斬戮
永寧元年十二月甲子有白頭公入齊王冏府大呼
曰有大兵起不出甲子旬冏殺之明年十二月戊辰
冏敗即甲子旬也

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五六日而萎落
桓玄之國在荊州詣刺史殷仲堪行至鶴穴逢一老
公驅青牛形色瓌異玄即以所乘牛易取乘至零陵
涇溪駿駛非常息駕飲牛逕入江水不出玄遣人視
守經日無所見後玄敗被誅

濟陰王興居反始舉兵大風從東來直吹其旌旗飛
上天入雲而墮城西井中馬皆悲鳴不進左右李廓
等諫不聽後卒自殺

武陵王紀將僭號內寢栢殿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
有六霍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妖花非佳事
也

天監十年四月八日誌公于大會中作詩云掘尾狗
子自發狂當死未死嚙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起自
汝陰死三湘橫屍一旦無人藏山家小兒果攘臂太
極殿前作虎視狗子景小字山家小兒猴狀景遂覆
洛都邑毒害王家初自懸弧來降懸弧即昔之汝南

也巴陵有地名三湘景奔敗處其言皆驗

侯景迎豫章王即皇帝位忽有回風自永福省吹其
人物皆倒折景加九錫忽有野鳥翔于丹書之上赤
足丹嘴形似山鵲賊徒競射之不能中及禪位景所
帶劍水精標無故墮落手自拾之將登壇有鬼自前
而走俄失所在

侯景左足上有赤瘤狀如小龜戰勝則瘤隱起分明
如不勝瘤低及王僧辨至石頭瘤隱陷肉中

崔慧景圍臺城有一五色幡飛翔雲中半日乃不見
衆驚恠曰幡者事當翻覆也數日而敗

逆胡將亂于中原梁誌公太師有語云兩角女子綠
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女子安字
綠者祿字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敗亡

玄宗御勤政樓下設有戲坐安祿山於東閣有肅宗
諫曰歷古今無臣下與君王同坐閱戲者上曰渠有
異相故禳之又嘗與之夜讌安祿山醉化爲猪而龍
頭左右遽告帝曰渠龍首猪身無能爲也終不殺之
卒亂中國

黃巢亂有太白山人謁州刺史崔堯封云掘破牛山
賊自敗崔遂發卒掘之得一石桶桶中有黃腰獸一

古史記卷之六
五
劍一獸見劍自撲而死巢至秋果敗

劉聰僞建元元年正月平陽地震其崇明觀陷焉池水赤如血赤氣充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于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臭聞于平陽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聰后劉氏產一蛇一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見頃之見于隕肉之旁是時聰納劉殷三女爲后逆骨肉之綱亂人倫之則肉隕諸妖其胥亦大俄而劉氏死哭聲自絕

劉曜時太白山崩長安人劉終于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曰皇亡皇亡改趙昌井水竭搆五梁罇酉小襄困囂喪嗚呼赤牛奮鞞其盡乎時羣官畢賀中書監劉均曰此國滅之象其可盡乎終如言矣

石季龍僭位太饗羣臣于太武殿佛圖澄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季龍發殿下石視之有棘生焉諸石後爲冉閔滅畧盡閔小字棘奴

石季龍鄴城鳳陽門上金鳳二頭飛入漳河

石季龍起河橋于靈昌津采石爲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功五百餘萬而不成季龍致祭沈璧于河俄而所沈璧流于水上地震水騰上津所殿觀傾壞

歷死者百餘人季龍恚甚斬工匠而止作焉

石季龍在洛陽城西北九里石牛在青石峽上忽鳴
聲聞四十里季龍使人打落兩耳及尾鐵釘釘四脚
尋而季龍死

石季龍造大武殿圖畫自古聖賢忠臣孝子烈士貞
女皆變爲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髻髻微
出明年季龍死大亂

苻堅將亡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屬我
宮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且遣尋求不見
人跡

苻堅建元十二年高陵縣民穿井得大龜三尺六寸
背文負八卦古字堅作石池養之後死藏其骨于太
廟以問吉凶名爲客龜其夜廟丞高虜夢龜曰我本
出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即有人夢中謂虜曰
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徵也未幾破
于淮淝自縊新城浮圖中 一作高魯

慕容皝出畋見一父老曰此非獵所王宜還也明晨
復去值白兔射之墜石而卒

元魏平等寺門外金像一軀高二丈八尺相好端嚴
常有神驗吉凶先見孝昌三年十二月中像面有悲

容兩目垂淚遍體皆濕時人號曰佛汗京師士女空
市里往觀比丘以淨綿拭其淚須臾綿濕都盡更以
他綿換俄然復濕三日乃止明年四月爾朱榮入洛
陽誅戮百官永安二年三月像復汗士庶復往觀五
月北海王入洛莊帝北巡七月北海王大敗所部江
淮子第五千盡被浮虜無一得還永安三年七月像
悲泣如初每經神驗朝夕惶懼禁人不觀十二月爾
朱兆人洛陽擒莊帝于晉陽永熙元年平陽王入纂
大業造五層塔工畢帝率百寮作萬僧會其日寺門
外有石像無故自動低頭復舉竟日乃止帝怪其異

中書舍人靈景曰石立社移上古有此何怪也七月
中帝爲侍中斛斯椿所逼奔于長安十月終京師遷
鄴

東魏天平元年二月永寧寺浮屠災旣而人從東萊
至云及海上人咸見之于海中俄而霧起乃滅說者
以爲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飛入東海渤海
應矣

北齊天保中顯祖自晉陽還鄴陽愚僧阿禿師于路
中大叫呼顯祖姓云阿那瓌終破你國時茹茹主阿
那瓌強盛顯祖忌之每歲討擊後亡齊者遂屬高阿

古史談苑 卷三十六
那肱云雖作肱字人皆稱爲瓌音斯固亡秦者胡蓋
懸定于宵冥也 又臨漳婦人產子二頭共體政出
奸佞上下無體兩頭之應

齊武城河清三年長廣郡廳事梁忽剝若人狀太守
惡而前去之明年復然長廣本封也木爲變不祥之
兆其年帝崩

河清四年三月有物墮于殿庭如赤漆鼓帶小鈴殿
上石自起兩兩相對又有神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
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兩齒絕白長出于唇嬪御
已下七百人咸見焉 一云河清四年殿上石自起

兩兩相擊左右離叛之象

北齊後主武平七年秋穆后將如晉陽向北宮辭胡
太后至宮內門七寶車無故陷入于地牛沒四足是
歲齊滅后被虜于長安

北周武帝保定三年十二月有人生子男而陰在背
後如尾兩足指如獸爪又有犬生子腰以後分爲兩
身二尾六足

北周建德元年濮陽有石像郡官令載向府將刮取
金在道自躍投地如此者再乃以大繩縛著車壁又
絕繩而下百姓疲敝失衆心之應

後周大象元年癸未日初出及將入時其中並有烏色大如雞卵經四日滅

遼道宗皇后蕭氏冊立時方出閣升座扇開簾捲忽有白練一段自空吹至后褥位前上有三十六三字后問此何也左右曰此天書命可敦領三十六宮也後爲耶律乙辛所譖賜自盡以白練自經年方三十六

金衛紹王二年正月朔日中有流星大如盆其色白西行漸如車輪尾長數丈没于滿中至地復起光散如火十月中都大悲閣東渠內火自出逾旬乃滅

閣南刹竿下石隙中火自出人近之即滅俄復出如是者復旬日中都火燼民居

衛紹王三年七月有風自東來吹帛一段高數十丈飛動如龍形墜于拱辰門

荆王守純府內產內芝一株高五寸許色紅鮮可愛旣而枝葉津流濡地成血臭不可聞剷去復生者再夜則房榻間羣狐號鳴秉燭逐捕則失所在明年崔立亂守純死青城

元順帝初年荊州分域有鬼夜叫云苦也苦幾時泥到襄陽府居人皆聞之而不見其形及早視之凡樹

木不論大小皆用泥和狗猪毛離根一二尺泥之至樹分枝處則止後又改叫云苦也苦幾時泥到成都府蓋古今未聞之異

順帝時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賈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穎之寇起

至正十年春麗正門樓斗拱內有人伏其中不知何自而至遠近聚觀之門尉以白留守達于都堂上聞有旨令取付法司鞫問但云薊州人問其姓名詰其所從來皆惘若無知唯妄言禍福而已乃以不應之

罪咎之忽不知所在

至正十六年六月彰德路葦葉順次倚疊而生自編成若旗幟上尖葉聚粘如槍民謠云葦生成旗民皆流離葦生成槍殺伐遭殃又有黍自生成文紅楷黑字其上節云天下太平其下節云天下刀兵

至正十八年三月辛丑大同路夜黑氣蔽西方有聲如雷少頃東北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見火空中有兵戈之聲

至正二十一年正月癸酉民所持槍忽生火燄抹之即無搖之即有

至正二十五年二月辛亥汴梁雨木冰狀如樓閣人物冠帶鳥獸花卉百態具備羽幢珠葆彌望不絕五日始解不一歲盜陷汴據之

至正二十八年六月壬寅彰德路天寧寺塔忽變紅色自頂至踵表裏透徹如煨鐵初出于爐頂上有光焰迸發自二更至五更乃止先是河北童謠云塔兒

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兒紅朱衣人作主人公

以上皆見

歷代五行志

元多見草木子

自漢武建元以來千餘年間改元數百其附會離合爲之辭者不可勝書固亦有曉然而易見者如晉元

帝永昌郭璞以爲有二日之象果至冬而亾且靈寶大亨識者以爲一人二月了果以仲春敗蕭棟武陵王紀同歲竊位皆爲天正以爲二人一年而止其後皆然齊文宣天保爲一大人只十果十年而終然梁明帝蕭巋亦用此而盡二十三年或又云巋蕞爾一邦故非禳祥所係齊主隆化爲降死安德王延宗德昌爲得二日周武帝宣政爲宇文亾日宣帝大象爲天子冢蕭琮晉出帝廣運爲軍走隋煬帝大業爲大苦末唐僖宗廣明爲唐去丑口而著黃家日月以兆巢賊之禍欽宗靖康爲立十二月康果在位滿歲而

高宗由康邸建中興之業熙寧之末將改元近臣撰
三名以進曰平成曰美成曰豐亨神宗曰成字負戈
美成者犬羊負戈亨字爲子不成不若去亨而加元
遂爲元豐若隆興則取建隆紹興各一字與唐正元
取正觀開元之義同已而嫌與顏亮正隆相近故二
年即改乾道及甲午改純熙既已布告天下予時守
穎賀表云天永命而開中興方茂卜年之統時純熙
而用大介載新紀號之文迨詔至乃爲淳熙蓋以出
處有告成大武之語故不欲用

古今通占鏡云衆日並出天下分裂百官名設政令

不行三日並出諸侯爭洪水出晉建興二年正月辛
未三日出西而東行後江東改元劉聰李雄作亂四
年三日復出其年帝蒙塵平陽五年正月庚子三日
又見占曰三四五日見天下兵王者如其數建武元
年亦嘗三日並矣見晉陽秋而太興二年五日且出
後前秦後趙乘時竝起唐貞觀之初突厥亦記五日
並見乾符六年十一月朔兩日出關三日乃沒夫天
有十日居于陽谷在黑齒之北一日居上枝一日居
下枝次以甲乙迭運中土君有失道則兩日並關三
日出爭以至十日並出大亂之道山海經云日浴温

原谷上扶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戴于烏夏桀之
亂兩日並出商紂之世兩日又見其一將沒一方出
故考靈曜云黑帝之亾二日並照雖然與亾必並有
德則興無德則喪此不易之道也後周顯德五年正
月癸卯兩日固嘗見矣是時苗從訓同太祖出師見
日上復有一日久相摩盪曰天命也及夕六軍推戴
繇此觀之胤甲之事蓋有之矣歷代之書志更有多
月者梁太清二年正月兩月相承見于西方唐志貞
觀初突厥言有三月連明攷之乃是當時惟爲突厥
頡利之應雖云分域然日月正爲中國之占顧得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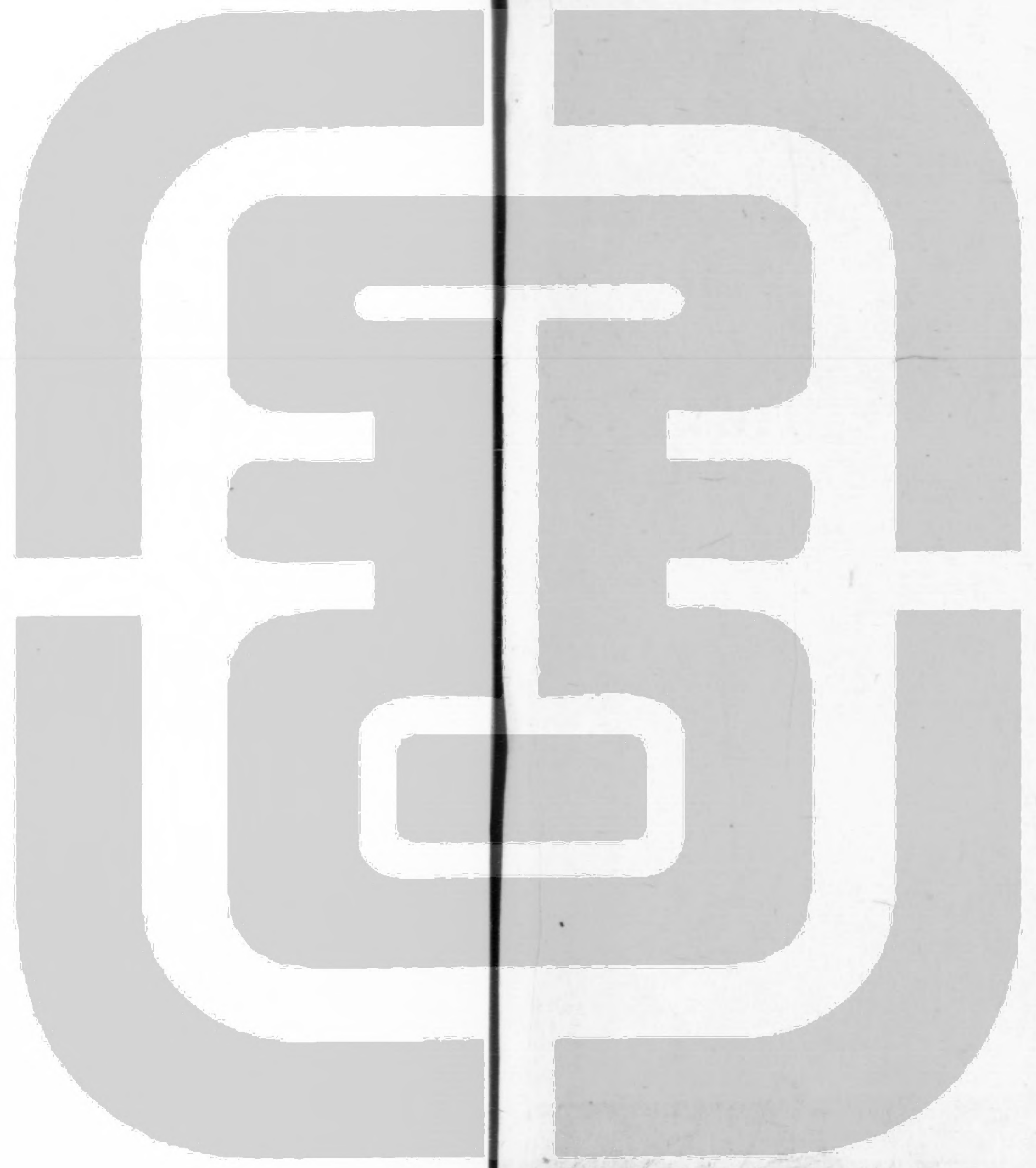
頡利哉

古史談苑卷之二十六

古今圖書集成

卷二十一

七



書